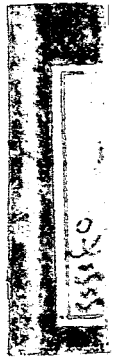


列代名人詩文選註



元好問文選

郭紹虞
選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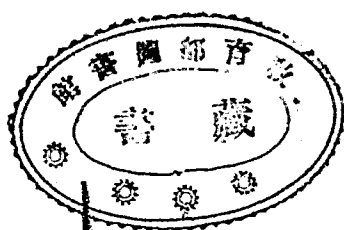
121

中華民國教育部
圖書館

登記號 32354

類別號 _____

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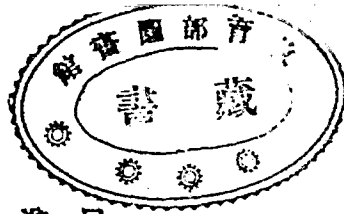
#804-1

郭紹虞選

呈繳之圖書

元好問文選

上海北新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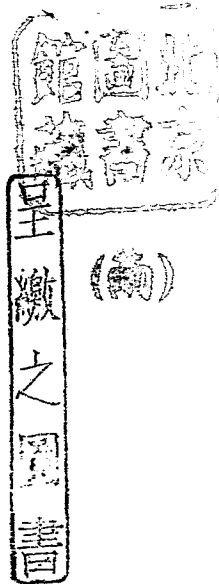


緒論

金源文學

金民族是通古斯族。初名女真，與遼爲同種。都起于塞北。他是一個強悍的民族。常帶兵到中原一帶蹂躪。到一一一五年 阿骨打稱帝滅遼。在一一二六年，遂入關陷汴京。歷史上有名徽欽二帝北狩，就是他們幹的。宋家既南遷後，長江以北遂爲金人所統治了。一直到一二三四年，才見滅于元。

金人本來是所謂北方之強的民族。蕙獮好殺，犷悍麤鄙，是他們的天性。所以在武事方面，戰勝了漢族。而文化方面，却又能不降投漢族。當太祖滅遼時。得遼人韓昉思。才始有文事。太宗入汴州取經籍圖書，創設學校。更因當時



由遼與南宋來歸了不少的文人。如吳激、宇文虛中、高士談、張斛、蔡松年、王楙、王競、李獻可、魏道明輩，文事漸興。等到隔了一代而後，他自己造就的人才，也漸多了。蔡松年的兒子蔡珪，傳其家學。爲金代文章正宗。到大定、昌明之間。趙秉文、楊雲翼主文盟。于是如梁襄、陳規、許古之勁直，黨懷英、王庭筠之文采，王若虛、馬定國、王渥之博洽，雷淵、李純甫之豪俊，鄭子聃、麻九疇之英雋，三季之卓犖，胡礪、楊伯仁之敏贍，王鬱、宋九嘉之邁往，都是金代的大家。

金代的文風，多半是承襲著唐宋而來的。其中的升沈損益，在本書中閑閑公鑿志一篇，可以看出。

在金代這些文家中，當然要以稍稍末葉一點的元好問爲特出的人才。他的作品，不僅可爲有元一代的代表，直可與兩宋諸家抗顏。

元好問的文學

好問的行輩，本來與麻九疇、王若虛諸人差不多。他是趙秉文、楊雲翼兩人的學生。幼年時又曾受學于郝晉卿。通經史百家。業成，下太行。渡河。作了箕山琴臺兩首詩，爲趙秉文所特識。稱爲「少陵以後無此作」。于是才名震京師。稱爲元才子。

遺山的文學，自然是以詩爲第一。王貽上說：

「……遺山七言好篇，或進東坡，而軼放翁。

沈德潛說：

裕之七言古詩。氣暢神行。平蕪一望。常得峯巒高插。濤瀾動地之概。又東

坡後一能手也。

趙甌北說：

蘇陸古體，行墨之間，尙多排偶。一以肆其博辨，一以侈其藻繪。固才人之能事也。遺山專以單行，絕無偶句。構思窅渺，十步九折，愈折而意愈深，味愈隳，雖蘇陸不及也。

其實遺山的散文，又何嘗不是十步九折，愈折愈深呢！大概遺山生長在朔漠關河之地。先代又是純北方民族。詳後附墓誌銘其天稟本來多英雄英傑之氣。又眼看著金源

覆滅，有些宗社邱墟之感。所以提筆爲文時，自然有種清壯之氣呢！

遺山雖然以詩爲第一，而其文的地位，在二千年來的文學史中，也不能不算第一流人物。紀昀說：

好問才雄學瞻。其詩皆興象深遠，風格遒上。文亦繩尺嚴密，根柢盤深。歐曾蘇黃，固未易及。使與游楊范陸，旗鼓相當，當未知勝負在。

李祖陶說：

所著文集，則憲章北宋，接歐蘇正軌，屹然爲一大宗。

又云：

他文亦格老氣蒼。無講學家冗沓腐濫之習。

這些話都各說到一點。其實遺山文章的長處，細細分析起來，大概有三點：

一、氣盛而不粗。這在遺山每篇文章的體態，都是如此。比起東坡來，好似弱一點，其實東坡是才氣大的人。所以豪邁。而遺山是樸素的北方之強，又有相當的學術修養。所以雖亦存北方之強的強氣，而有儒者氣象。

一、明達。徐世隆遺山先生文集序有兩句話，說得很好。他說：

文宗韓歐，正大明達，而無奇纖晦澀之語。

這實在是評遺山文最當的兩句話。真的！遺山的文章，正大明達。讀了令人心神

發爽。豪無奇纖晦澀之弊。讀了令人絕不會感得肉麻。這是他的文章第二點好處。

三、明淨 遺山的文章，除了正大明達而外。也很明淨。見不到一點什麼渣子廢話。話都說得恰如其分，既不過事難澀，從來也看不見一點鋪張渲染的調調。這也是遺山文章的一點長處。

元好問的生平與家世師友

關於遺山的生平事蹟，已經有後面附著的郝經的墓志可考。此處不再說了。現在單來看看他的家世師友。

遺山本是拓拔魏氏的後人。

見他的鄉
郡雜詩注

世代都做過點小官。文中嘗稱的「銅山

府君，是他的祖父滋善。銅山府君生三子。長德明，別號東岩，是遺山的生父。

也頗能詩。遺山生了七月後，出繼于叔父格，即文中的隴城府君。他有兄弟三人。長好古，字敏之。次好謙，字益之。再次就是他了。另外還有個妹妹，據說生的很美。後來出了家。前後娶兩妻。前妻張氏。是戶部尚書林卿之女。再娶毛氏。是毛飛卿之女。一共有四個丈夫子，五個女子子。張夫人只生了一個兒子。就死了。其餘的二子五女，都是毛夫人生的。

遺山的老師祇有郝天挺一人。是在十四歲那年從學。天挺本來是個有學的人，見金史隱逸傳。至于座師，則有趙秉文，受其恩甚重，餘如楊雲翼馮璧王若虛李平甫，都曾師事之。

遺山所交的朋友，在汴京時有雷淵王渥李獻能冀禹錫，渡河而後則有趙元劉昇霄麻九疇諸人。平生最爲親密的有辛愿李汾李獻甫。內卿之官則張陞杜仁傑高盤麻革康國劉祖謙諸人。其他尚有若干人。多半不甚關重要。此處也不詳錄了。

遺山的薦達，誠然是得力于趙秉文。自從北渡而後，則全賴耶律楚材。其他對遺山有好處的，也還有幾個。多半是武人之有勢者。與文事無甚關係，這兒也不再錄了。

元好問著作

遺山的著作有：

一壬辰雅編十卷。是記金末喪亂之事的。

二金源君臣言行錄

三杜詩學一卷

四東坡詩雅三卷

五詩文自驚十卷即警機

六詩千五百餘首。碑銘雜文百餘首。今爲遺山先生全集
四十一卷

七續夷堅志二卷。

八新樂府五卷詞

九中州集

另外還有些未成的稿子。大概他最傷心的是實錄一書未就。又世俗所傳續古今考九卷，也題元好問撰。這是後人偽託的，不可信。

說遺山全集

今所傳詩文集四十卷。最早的有明弘治十一年戊午刊本。就是商務館四部叢刊所據的本子。再刻于康熙四十六年，這都是張德輝編次本。前有李治徐世隆二序。王鄂二引。康熙刻本是華希閔刻的。仍爲四十卷。有古賦四首，五古一百二

十九首。七古七十八首。雜言三十六首。樂府四十八首。五律八十四首。七律二百九十三首。五絕二十五首。六言四首。七五言一首。七絕五百八十二首。共一千二百八十首後面是文集。共二百四十三篇。

遺山的詩，有烏程施祁元的箋注。據沈堯跋施箋元詩，則施除詩外，文也有箋注。似乎未刊。

元好問文選目次

緒論	一
閑閑公墓銘	一
癸巳歲寄中書耶律公書	九
答聰上人書	一三
答大用萬戶書二	一五
與樞判白兄書	一六
射說	一八
東游略記	一九

目

次

一

兩山行記	二七
太古觀記	三四
致樂堂	三六
市隱齋記	四〇
臨錦堂記	四二
楊叔能小享集引	四四
雙溪集序	四八
鳩水集引	五〇
新軒樂府引	五二
杜詩學引	五六
錦機引	五八

東坡詩雅引	五九
拙軒銘引	六〇
送秦中諸人引	六二
興定庚辰太原貢士南京狀元樓宴集題名引	六四
張萱四景宮女畫記	六五
朱繇三官	七二
故物譜	七四
靖德昭兒子高戶字說	七七
跋閑閑自書樂善堂詩	七九
題閑閑書赤壁賦後	八〇
跋蘇叔黨帖	八一

跋東坡和淵明飲酒詩後	八二
題蘇氏父子墨帖	八三
布衾銘	八三
最樂堂銘	八四
續夷堅志	八五
戴十妻梁氏	人生尾
貞雞	虞令公早慧
馬光塵畫	
湯盤周鼎	賈叟刻木
天賜夫人	劉政純孝
張女夙慧	
炭谷瓊花	王子明獲盜
泗州題壁詞	梁梅
田德秀詩	
王尊師天壇之行	張先生座右銘
附遺山先生暮銘	九七

閑閑公墓銘

唐文三變。至五季衰陋極矣。由五季而爲遼宋，由遼宋而爲國朝。文之廢興，可考也：

宋有古文，有詞賦，有明經。柳穆歐蘇諸人，斬伐俗學，力百而功倍。起天聖迄元祐，而後唐文振。然似是而非，空虛而無者，又復見於宣政之季矣。遼則以科舉爲儒學之極。致假貸剽竊，牽合補綴，視五季又下衰。唐文奄奄，如敗北之氣，沒世不復，亦無以議爲也。國初因遼宋之舊，以詞賦經義取士。豫此選者，選曹以爲貴科榮路所在，人爭走之。傳注則金陵之餘波，聲律則劉鄴之末光。固已占高爵而釣厚祿。至於經爲通儒，文爲名家。良未暇也。及翰

林蔡公正甫^①出於大學，大丞相之世業，接見宇文濟陽^②吳深州^③之風流。唐宋文派，乃得正傳。然後諸儒而和之。蓋自宋以後百年，遼以來三百年，若黨承旨世傑，王內翰子端^④，周三司德卿^⑤楊禮部之美，王延州從之^⑥，李右司之純^⑦，雷御史希顏^⑧不可不謂之豪傑之士。若天不弱於時俗，不汨於利祿，慨然以道德仁義性命禍福之學自任，沈潛乎六經，從容乎百家，幼而壯，壯而老，怡然渙然，之死而後已者。惟我閑閑公一人。

公諱秉文，字周臣。姓趙氏。閑閑其自號也。世爲磁州盜陽人。祖諱某。用公貴，贈正義大夫。上輕車都尉，天水郡伯。考諱某，贈中奉大夫上護軍天水郡侯，李右司誌其墓。述先世以來詳矣。

公幼穎悟，讀書若夙習。弱冠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調安塞簿。以課最，遷邯鄲令。再遷唐山。丁郡侯憂，用薦者及提刑廉舉起。復充南京路轉運司都勾

判官。丁太夫人某氏憂，又用薦者起，復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上書論宰相
督持國當罷。宗室守貞可大用。又言刑獄征伐，國之大政。自古未有君以爲
可，大臣以爲不可而可行者。坐譏誚免官。未幾起爲同知岢嵐軍州事。轉北京轉
運司度支判官。承安五年冬，十月，陰晦連日，宰相萬公入對。上顧謂萬公
言：「卿昨言天日晦冥，亦猶人君用人邪正不分者，極有理。趙秉文曩以言事降
授。聞其人有才具，又且敢言。朕非棄不用，直以北邊軍興，姑試之耳。」泰和
二年。改戶部主事。遷翰林脩撰。考滿。留再任。衛紹王大安初。北兵入邊。召
公與待制趙資道論邊備。公言今大軍聚宣德。宣德城小，列營其外。夏暑雨，器
械弛敗，人且病。迨秋敵至，我不利矣。可遣臨潢一軍擣其虛。則山西之圍可
解。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所必救者也。王不能用。其秋，宣德以敗聞。十月
出爲甯邊州刺史。二年改平定州。前政苛於用刑，盜賊無大小皆梟殺之。聞赦將

至。先梟賊死，乃拜赦。而盜愈繁。公爲政，每從寬厚。不旬月，盜賊屏跡。終任無犯者。歲饑，出俸粟爲豪民倡。以振貧乏。賴以全活者甚衆。及受代，老幼攀遮戀戀不忍訣。已出郭，復遮留之。再三乃得去。入爲兵部郎中。兼翰林脩撰。提點司天臺。崇慶二年春。太白經天。公上奏。歲八月，當有人更王之變。當國者以爲妖言。置章不通。及期，王出居衛邸。如公言。俄轉翰林直學士。貞祐初。公言時事三。一遷都，二導河，三封建。明年上書。請爲朝廷守殘破一州。上以公宿儒，當在左右，不宜補外。不許。四年，除翰林侍講學士。明年轉侍讀。與定中，拜禮部尙書。兼前職，同脩國史，知集賢院事。又明年，知貢舉。坐爲同官所累。奪一官。致仕。有旨「以卿嘗告老，今遂之也。」公家居，上所以禮遇公者，不少衰。時遣中使問：「卿精神如何往年？」不數日，復起。爲禮部尙書，兼官如故。入謝。上曰：「卿春秋雖高，以文章故，須復用卿。」

公亦以身受厚恩，無以自效。願爲天子開忠言，廣聖慮。每進見，從容爲上言人主當儉勤，慎兵刑，所以祈天永命者。上嘉納焉。

今天子卽位。公再以年乞身。改翰林學士，脩國史。公以上嗣德在初。當日觀經史，以自裨盡。進無逸直解。貞觀政要申鑒各一通。開興改元，北兵由漢中道襲荆襄，京師戒嚴，上命公爲赦文，以布宣悔悟哀痛之意。公指事陳義，辭情俱盡。城下之役，國家所以感人心，作士氣者，公與有力焉。時公已老，日以時事爲憂，雖食息頃，不能忘。每聞一事可使民，一士可擢用，大則奏章，小則爲當路者言。殷勤鄭重，不能自已。竟用是得疾。以夏五月十有二日春秋七十有四，終於私第之正寢。時軍國多故。賻祭不及。大夫士相弔，閭閻細民，亦知有邦國殄瘁之歎。越二日，權殯開陽門外二百步，有待也。積官至資善大夫，勳土護軍，爵天水郡侯，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先娶劉氏，再娶郭氏。並封天水

郡侯夫人。前公卒。子男一人，名似，待闕御史臺掾。女三人，長劉出也，嫁汝州推官高可約。次嫁衛州行部郎中石玠，季嫁省知管差除令史張履。三婿皆名進士也。所著易叢說十卷，中庸一卷，楊子發微一卷，太玄箋贊六卷，文中子類說一卷，南華略釋一卷，列子補注一卷，刪集論語、孟子解各一十卷。生平文章，號滄水集者前後三十卷。資暇錄十五卷。公究觀佛老之說，而皆極其指歸。嘗著論以爲害於世者，其教耳。又其徒樂從公游。公亦嘗爲之作文章。若碑誌詩頌甚多。晚年錄生平詩文，凡涉於二家者，不在也。大概公之文出於義理之學，故長於辨析。極所欲言而止。不以繩墨自拘。七言長詩，筆勢縱放，不拘一律。律詩壯麗，小詩精絕，多以近體爲之。至五言則沈鬱頓挫，似阮嗣宗，真淳古淡似陶淵明。以它文較之，或不近也。字畫則有魏晉以來風調，而草書尤驚絕，殆天機所到，非學能至。今宣徽舜卿使河湟，夏人多問公及王子端起居狀。朝廷因以公報聘。已而輟

不行，其爲當時所重如此。

公之葬也，孤子似以好問公門下士，來速銘。因考公平生，而竊有所嘆焉。道之傳，可一人而足。所以宏之，則非一人之功也。唐昌黎公，宋歐陽公。身爲大儒，繫道之廢興，亦有皇甫張曾蘇諸人輔翼之。而後挾小辨者，無異談。公至誠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主盟吾道，將四十年。未嘗以大名自居。仕五朝，官六卿。自奉如寒士。而不知富貴爲何物。生河朔鞍馬閒，不本於教育，不階於講習，紹聖學之絕業，行世俗所背馳之域，乃無一人推尊之，此文章字畫，在公爲餘事，自以徒費日力者。人知貴之。而不知貴其道歟？桓譚有言：「凡人賤近貴遠，親見揚子雲，故輕其書。若使更閱賢善爲所稱道，其傳世無疑。」譚之言今信矣。然則，若公者，其亦有所待乎？銘曰：

道統中絕，力任權御。一判藩籬，倒置冠屨。公起河朔，天以經付。挺身頽

波，爲世砥柱。優柔而求，壓飶而趨。春風舞雩，如望趨步。心與理叶，默以言寓。發道大全，初莫我助。大夜而且，大夢而寤。乾端坤倪，軒豁呈露。致知力行，開物成務。在德爲柄，在治爲具。吾道非耶？而以文遇。足已無待，恃義不懼。憂國愛君，華首彌固。藏書名山，京師其副。後禮樂興，當表公墓。

●閑閑公 趙秉文也，爲遺山座師。●柳穆歐蘇 柳開穆修歐陽修蘇氏父子也。

●皆宋文學大家。●天聖 宋仁宗年號。●元祐 宋哲宗年號。

●宣政 宣和政和皆宋徽宗年號。●蔡正甫 名珪。松年子。天德三年進

士。松年文詞清麗，與吳激齊名。號吳蔡體。●宇文濟陽 卽宇文虛中，

字叔通。成都人。宋黃門侍郎。建炎二年使金。金人留之。官以翰林學士。

掌辭命。號國師。●吳深州 卽吳激。字彥高。建州人。奉使至金。金留

爲翰林待制。皇統三年，知深州。到官三月卒。有東山集十卷。●黨承旨

世傑王內翰子端 別見。 ⑩周三司德卿 名昂。真定人。官監察御史。

⑪楊之美王從之 別見。 ⑫李之純 卽李純甫。襄陰人。承安二年經義進

士。 ⑬雷希顏 名淵，渾源人。崇寧二年進士。 ⑭胥持國 繁峙人。字

秉鈞。章宗時累官尙書左丞。柔佞有智術。時李妃得幸。持國賂妃左右，數

稱譽之。大得信任。

癸巳歲寄中書耶律公書

四月二十有二日，門下士太原元某。謹齋沐獻書中書相公閣下。 易有之：
「天造草昧，君子以經綸。」伏惟閣下輔佐王室，奄有四方。當天造草昧之時，
極君子經綸之道，凡所以經造功業，考定制，則本末次第，宜有成策。非門下

賤士所敢與聞。獨有一事，系斯文爲甚重。故不得不爲閣下言之。

自漢唐以來，言良相者在漢則有蕭曹丙魏。在唐則有房杜姚宋。數公者，固有致太平之功，而當時百執事之人，毗助贊益者，亦不爲不多。傳記且在，蓋可考也。

夫天下大器，非一人之力可舉。而國家所以成就人材者，亦非一日之事也。從古以來，士之有立於世，必藉學校教育，父兄淵源，師友之講習，三者備而後可。喻如修明堂總章，必得榿楠豫章，節目礫柯，萬牛挽致之材，預爲儲畜，數十年之間，乃能備一旦之用。非若起尋丈之屋，構榑榘楔楹棧蠶楸，雜出於榆柳槐柏，可以朝求而暮足也。竊見南中大夫士歸河朔者，在所有之。聖者之後如衍聖孔公。蒼舊如馮內翰叔獻，梁都運斗南，高戶部唐卿，王延州從之。時輩如平陽王狀元綱，東明王狀元鶚，濱人賁，臨淄人李浩，秦人張徽，楊煥

然李庭訓，河中李獻卿，武安樂夔，固安李大翼，沛縣劉汝曩，齊人謝良弼，鄭人呂大鵬，西山魏瑤，澤人李恆簡，李禹翼，燕人張聖俞，太原張緯，李謙，冀致君，張耀卿，高鳴，孟津李蔚，真定李冶，相人胡德珪，易州敬鉉，雲中李徽，中山楊果，東平李彥，西華徐世隆，濟陽張輔之，燕人曹居一，王鑄，渾源劉祁及其弟郁李全，平定賈庭，楊楊恕，濟南杜仁傑，洺水張仲經，虞鄉麻革，東明商挺，漁陽趙著，平陽趙維道，汝南楊鴻，河中張肅，河朔勾龍瀛，東勝程思溫及其從弟思忠。凡此諸人，雖其學業操行，參差不齊。要之皆夫民之秀有用於世者也。百年以來，教育講習非不至，而其所成就者，無幾。喪亂以來，三四十人而止矣，夫生之難，成之又難，乃今不死於兵，不死於寒餓，造物者挈而授之維新之朝，其亦有意乎？無意乎？

誠以閣下之力，使脫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養之，分處之，學館之奉，

不必盡具。饘粥足以糊口，布絮足以蔽體。無甚大費。然施之諸家，固以骨而肉^①之矣。他日閣下求百執事之人。隨左右而取之，衣冠禮樂，紀綱文章，盡在於是。將不能少助閣下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功乎？假而不爲世用，此諸人者，可以立言，可以立節，不能泯泯默默以與草木同腐，其所以報閣下終始生成之賜者，宜如何哉！

閣下主盟吾道，且樂得賢才而教育之。一言之利，一引手之勞，宜不爲諸生惜也。冒瀆台嚴，不勝惶恐之至。某再拜。

① 耶律中書 卽耶律楚材也。 ② 蕭曹丙魏 蕭何曹參丙吉魏相皆前漢賢相

也。 ③ 房杜姚宋 房玄齡杜如晦姚崇宋憬也。皆唐之賢相。 ④ 毗助 毗

亦助也。 ⑤ 天下大器 言天下乃器之大者。 ⑥ 明堂總章 皆古天子養老

講學之所。 ⑦ 榱楠豫章 皆大材佳木之名。司馬相如賦「其樹榱楠豫章，

楠與栢同。⑧礫礪 高大強健之貌。⑨榑榑榑楔榑榑榑 皆房屋所用
架構之木之名。榑榑者，柱上方木。榑門樞也。楔音屑。門兩旁木柱。榑堂
室門四經柱也。榑小木春，以繫牲畜者也。榑音萌。屋棟也。所以承瓦，故
從瓦。榑屋角斜枋也。⑩骨而肉之 言白骨之上，使之生肉也。

答聽上人書

某頓首啓。四月末，自太原來鎮州。得春後手書。副以寶刀新什。反復熟
讀，且喜且嘆。又媿衰謬，無以稱副好賢樂善之心耳！

僕自貞祐甲戌南渡河時，犬馬之齒，二十有五。遂登楊趙之門①。所與交如
辛敬之雷希顏王仲澤李欽叔麻知幾諸人，其材量文雅，皆天下之選。僕自以起寒

鄉小邑，未嘗接先生長者餘論。內省缺然，故痛自鞭策。以攀逸駕^①。後學時文五七年之後，頗有所省。進而學古詩。一言半辭，傳在人口。遂以爲專門之業，令四十年矣。見之之多，積之之久，揮毫落筆，自鑄偉詞，以驚動海內，則未能；至于量體裁，審音節，權利病，證真贋。攷古今詩人之變，有豔直而無姑息，雖古人復生，未敢多讓。常記平生知己如辛敬之李欽用李長源輩數人。每示之一篇，便能得人致力處。自諸賢彫喪，將謂無復真賞。乃今得方外三四友如上人者，其自幸宜如何哉？

上人天資高，內學富。其筆勢縱橫，固已出時人畦畛^②之外。唯前輩諸公論議，或未飽聞而歷道之耳。古人有言，不見異人，必得異書，可爲萬世學者指南。可終身守之。此僕平生所得者，敢以相告。錦機已成，第無人寫潔本。年間得斷手^③，卽當相付，亦倚公等成此志耳。人行遽，書不盡言。時暑，萬萬以道自

護。不宣。

- ①楊趙之門 趙秉文楊之美皆好問座師也。②以攀逸駕 追攀超逸不羣之駕。
③哇畛 皆田中界也。④斷手 凡營造工畢，謂之斷手。

答大用萬戶書二

某頓首啓。東原①宿留，幾半歲之久。辱公家賢弟昆慰藉之厚，內省衰謬，媿無以當之耳。卽日伏惟起居萬福。孫德謙張夢符津送至魏京，今東歸矣。雷氏霜鍾亦名器也。胥門②舊物，果有所歸。到日公自知之。臨行聊此爲候。向暄。千萬自愛。不悉，某再拜啓。

某頓首。辱書知賢昆季雅意，媿衰謬無以當之。卽日伏惟侍奉萬福。自西

歸鹿泉，值仲女病劇，奔詣太原。留百許日。僅得勿藥。卽欲東行。繼聞相君北上。且留待他日。諸餘張媾能言之。所需橫笛侍女圖。今奉去。樹萱堂記相見下筆未晚。歌器賦全文，并跋論，千萬錄寄。欲入見聞錄中。時暑彊學。爲親加愛，不一。某再拜。

●東原 今山東東平泰安二縣地也。 ●胥門 蘇州城西門。本吳子胥宅。因名。按胥者庶人之在官者。則胥門又作富貴人家解矣。

與樞判白兄書

某頓首。自乙巳歲往河南，舉先夫人旅殯。胥尾閱十月之久。幾落賊手者，屢矣。狼狽北來。復以葬事往東平，連三年不寧居，坐是不得奉起居之間。吾兄

亦便一字不相及，何也？如聞曾定襄人處寄書，然至今不曾見，但近得仲庸書，報鐵山已娶婦。吾兄飲啖如平時。差用爲慰耳。

去秋七月二十三日，忽得足痿證。賴醫者急掇之，僅免偏廢。今臂痛全減。但左右指麻木仍在也。比來數處傳某下世，已有作祭文挽辭者。此雖出於妬者之口，亦恐是殘喘無幾，神先告之耳。向前八月大葬之後，惟有實錄一件，只消新去順天府一遭。破三數月功，披節每朝終始。及大政事大善惡係廢興存亡者，爲一書。大安●及正大●事則略補之。此書成，雖溘死●道邊，無恨矣。更看向去，時事稍得放鬆否也！

王先生碑今送去。中間有過當處，吾兄細爲商略之。碑石想亦未便立得，他日改定，亦無害也。所欲言者甚多。聊疏三二事，欲吾兄知之。有便望一書爲報也，時暑自愛，不宣。

●大安 金衛紹王年號。
●正大 金哀宗年號。
●溘死 江淹賦「朝露溘至。」後因謂人死爲溘逝。溘忽也。

射說

晉侯觴客於柳溪。命其子婿馳射。婿佳少年也。跨躡柳行中。勝氣軒然，舞於顏閒。萬首聚觀，若果能命中而又搏取之者。已而樂作。一射而矢墜。再而貫馬耳之左。馬負瘡而軼。人與弓矢俱墜。左右奔救。雖支體不廢，而內若有損焉。晉侯不樂。謝客。客有自下坐進者曰：射技也，而有道焉。不得於心，而至焉者，無也。何謂得之於心。馬也，弓矢也，身也，的也，四者相爲一的。雖風之激，將若車輪焉。求爲不中不可得也。不得於心則不然。身一。馬一。弓矢一。

而的又爲一。身不暇騎，騎不暇設。設不暇的。以是求中於奔馳之下，其不碎首折支也幸矣，何中之望哉。走非有得於射也。顧嘗學焉，敢請外廐之下駟，以卒賢主人之歡，何如？晉侯不許，顧謂所私。曰：一馬百金，一放足百里。御策在汝手，吾安所追汝矣。竟罷酒。

元子聞之。曰：天下事可見矣，爲之者無所知，知之者無以爲。一以之敗，一以之廢。是可嘆也。作射說。

東游略記

丙申三月二十有一日。冠氏趙侯^①，將會行臺公^②于泰安。侯以予宿尙遊觀。拉之偕行。凡三十日，往復千里而在牽^③馬者八日。故所歷不能從容^④，然

亦僉於未嘗至焉者，回略記之，以備遺忘。

郭巨廟^⑤在長清西南四十里所，路傍小山之上。齊武平^⑥中齊州胡僕射所造石室在焉。所刻人物舟車馬象，三壁皆滿。衣冠之制，絕與今世不同。有如沈存中所記幃頭^⑦，但不展脚耳。西壁外，胡僕射刻頌。規制如磨崖^⑧狀。字作隸書。文齊梁體^⑨而不甚佳。後題云：「居士慧朗侍從至。」朗能草隸書。世謂朗公書者是也。予意此頌必朗公所書，故題字云然。又有開元二十一年題字。并長清尉李皇祭文。

隔馬祠在長清馬山之南。距縣八九十里所。大觀三年東平陳彥元^⑩廟記云：「盧城圯，澗中得唐中和二年義昌軍節度押衙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李公瞻作廟縣中時石刻。載齊師爲晉所敗。殺馬隘道。晉師不得過。謂以是得名。字嘗爲「格」，而今爲「隔馬」。疑與左^⑪氏不合。又謂里俗相傳景德^⑫中契丹寇亮。鄆山之

神，陰障戎馬，使不得南。以是得名。以予觀之，古今祠廟，不能考其所從來，而妄爲立名號者多矣。殺馬陰道，神何預焉而祠之。至於陰障戎馬，則又齊東野人語也。記又云：「知縣事晁端肅禱雨而應，將以封爵，請於朝」。今勝云：豐施侯廟者，豈端肅遂得所請耶？

靈岩寺亦長清東南百里所。寺旁近有山曰鷄鳴，曰明孔，寺後有方山泉曰雙鶴，曰錫杖。寺先有宋時御書，今亡矣。

絕景亭在方山之下，絕類嵩山，法王黨承旨世傑寺記云：「寺本希有如來出世道場後魏正光初，梵僧法定撥土立之。定之來，青蛇導前，雙虎負經。景德中賜今名。」予按大觀中石橋記云：「寺是正光初重建。然則黨承旨亦未嘗徧考耶？梁縣香山寺記，說寺初建時，一胡僧自西域來。云此地山川甚似彼方香山。今人遂謂梁縣香山，真是大悲化現之所。予云希有道場者。豈亦此類，抑黨有所

據而言也？寺壁石刻甚多。有張揆叔文^①蘇轍子由吳拭^②顧道^③詩。餘人不能悉記。太山舊說高四十三里。今去四十五里。又有言二十五里者。出州北門，經水簾馬棚迴嶺御帳護駕泉而上，遂登天門。岳頂四峯曰秦觀日觀越觀周觀。秦觀有封禪壇。壇之下有秦李斯唐宋磨崖。太史公^④謂太山鷄一鳴日出三丈。而予登日觀，平明見日出，疑是太史公夸辭。問之州人。云：「嘗有抱鷄宿山上者。鷄鳴而日始出。蓋岱宗高出天半。昏曉與平地異。故山上平明。而四十里之下，纔昧爽間耳。此語似亦有理。故錄之。」

岳祠在城中。大定^⑤十九年被焚。二十一年新廟成。又三十年，毀於貞祐之兵。今惟客省及誠享殿在耳。此殿是貯御香及御署祝版之所。城四周有岱岳青帝乾元升元四觀。青帝觀有唐大中歲金龍石刻。大聖祠無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之號見於此。岱岳觀有漢栢，柯葉甚茂，東有崑崙亭。山水自溪澗而下。就兩

崖爲壁如香山石樓。上以亭壓之。北望天門，屹然如立屏。而濁流出几席之下。真太山絕勝處也。州門南道左有宋封祀壇，合祀五方帝，及九宮貴人壇。壇南有碑，碑陰載獻官姓名，駙馬都尉二人，攝司徒司空充縣帝青帝獻官九宮貴神合祀官右諫議大夫种放。其餘知名魏庠輩又三四人。近城有真宗御製御書并篆登太山謝天書。述二聖功德銘。碑石堅整，若三山嶰風然。道右有宋禪朝覲壇。壇亦有頌。壇西南四五里所，有蒿里山。山坡陀地中，如大家墓。石壇在其上。宋禪社首碑在山下祠中。宋以大中祥符元年十月二十七日封太山。碑刻皆王欽若陳堯叟錢惟演楊億譚述，然字畫多剝落不能完讀矣。太山上書院元是周朴所居。宋太山孫先生明復居之。州學有魯兩先生祠堂。黨承旨作記。兩先生者，明復與徂徠先生石守道也。

龍泉寺在平陰東南四十里。齊天統中建。下寺有石刻。劉豫阜昌三年皇子皇

弟符改甲乙院。亦有碑文。阜昌中題名最多。佛像古雅，皆數百年物，上方大佛與龍泉觀音非晚唐人不能造也。

此行游太山者五日，靈岩龍泉皆一宿而去。得詩凡十首云。

①冠氏趙侯 冠氏地名。今山東冠縣。本春秋時冠氏地也。趙侯名天賜。冠氏人。時爲東平副元帥。元史有傳。遺山有冠氏趙莊賦杏花詩四首。有「荒谷此日堪腸斷，回首梁園是夢中」句。②行臺公 卽東平路萬戶嚴實也。

③窳 今作鞍。④從容 舒緩也。⑤郭巨廟 郭巨漢隆慮人。家貧。

養母盡孝。每供饌，母必分與孫。巨謂妻曰，「兒分母饌，貧不能供。子可再有，母不可再得」。欲埋其子。掘地三尺。得黃金一釜。上有丹書。曰：「天賜郭巨，官不得奪，人不得取。」⑥武平 北齊溫公年號。⑦沈存中所記幞頭 沈存中有夢溪筆談一書。⑧磨崖 將崖石磨平，題字于上。

日磨崖。●齊梁體 南朝齊梁二朝，文體輕豔，世稱齊梁體。●陳彥元

不可考。●左氏 左邱明爲春秋作傳，稱左氏傳。●景德 宋眞宗年

號。●齊東野語 孟子「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法王黨

承旨世傑 黨懷英，字世傑。金馮翊人。能屬文，工篆籀。承安中，累遷翰

林學士承旨。●張揆 字文裕，又字叔文。宋歷城人。性篤孝。舉進士。知

益都縣。累官戶部侍郎。●吳拭 吳激之父。建州人。宋進士，累官知蘇

州。●顧道 不可考。●太史公 司馬遷也。●大定 此指金世宗大

定也。●种放 宋洛陽人。字名逸。七歲能文。父卒。奉母居終南。以講

習爲業。隱居三十年。咸平中，徵赴闕。累拜給事中。遷工部侍郎。後眞宗

召爲左司諫。辭歸山。●魏庠 不可考。●王欽若 字定國。宋臨江軍

新喻人。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永珪相比，時號五鬼。●陳堯叟 字唐夫。端

拱初進士第一。授祕書丞。累官同平章事。拜右僕射。有請盟錄三集。

●錢惟演 字希聖。博學能文辭。真宗召置祕閣。知制誥。爲翰林學士。仁

宗朝拜樞密使。後坐事，出爲崇信軍節度使。卒。●楊億 宋浦城人。字

大年，真宗時兩爲翰林學士。官終工部侍郎。兼史館修撰。與王欽若等纂冊

游元龜一千卷。有括蒼武夷等集。●孫明復 名復，字明復。宋晉州平陽

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范仲淹薦言，

徵爲祕書省校郎，國子監直講。遷殿中丞卒。●石守道 名介。天聖進士。

丁父母憂。躬耕徂徠山下。以易教授。魯人號徂徠先生。

兩山行記

甲辰夏五月八日，予以事當至醇縣。初約定襄李之和偕往。適幕府從事宣德劉憲之平陽李幹臣還軍官山。過吾州，遂與同行。是日行八十里。野宿天涯山前。明旦入縣。劉李別去。予獨游神清觀。舊聞行臺員外廣寧王純甫棄官學道。築環堵而居。甚欲見之。乃屬其徒潞人和志冲道姓名。純甫聞予來，欣然出迎。予謂：「先生方晏坐，不肖之來，將無妨靜業乎？」曰：「習靜固道人事，然亦有不應靜時。」因相與大笑。已而之和至，同郡莊煉師通玄時住此縣之天慶觀，携酒見過。乃聚話於西齋。純甫先隱前高，予問前景趣比鴈門鳳凰山爲何如？純甫言前高去此五十里而近。君能一游到，則當自知之。予竊自念言：——

先東岩^①君生平愛鳳山。然竟不到。故詩有「鳳凰聞說似天壇，北去南來馬看。想得松聲滿崑谷，秋風無際海波寒。」之句。予二十許時，自燕都試，乃與客登南樓。亡友蘇莘老閻德潤張九成王仲容輩，說山中道人所居，有松風軒，層簷高棟，半出空際。長松滿澗谷，如雲幢烟蓋。植立闌楯之下。山空夜寂，石上聞墜露聲。使人耿耿不寐。曩時聞此，固嘗以不一遊爲恨矣。北渡又十年，每過鴈門壽寧武尊師子和圓果處。上人鍾秀李文必以此山爲言。是則夙志爲不可負。而前高之游，當次第及之也。卽日與純甫之和並山而東。出鴈門之南。夜宿王仲章道正^②瑞雲菴。菴在鳳山之麓。山中來儀觀，仲章主之。道士孫守真年八十。童卯入道，其家爲此觀黃冠者至渠十五世矣。亂後無圖志可考。山之故事，多從此翁得之。

十一日。仲章步送入山。由真人谷行。夾道雜花盛開。水聲激激，自澗壑而

下。且行且止。不知登頓之爲勞也。半山一峯，爲釣魚臺。其上爲十八盤，爲青龍，爲風門，由風門而下。繞佩劍峯之右，爲來儀觀。觀在山腹，峯迴路轉，臺殿突起。雲林悄然。別有天地。信靈境之絕異也。觀有天寶四載石記。是道學士董思珙所造。思珙殆學究之粗能秉筆者耳。文鄙而義隱。讀之或不能句。故雖鄉人少有知來儀之始末者。予爲之反數過。始見崖略。蓋後魏太武，嘗都於此。師事寇謙之。授祕籙。自崧高迎謙之來居此山。時有鳳凰見。太武爲立觀。且以鳳凰名之。觀歷周隋至唐而廢。真人谷本以謙之爲言。而訛爲「質兒」。鳳游池以鳳凰來游爲言。亦轉而爲「伏牛」。開元初。北岳先生諫議胡山隱案圖誌，求故實，嘗爲辨之。天寶元載，敕天下玄元廟有頽毀者，在所長官，量事脩建。又古今得道昇仙之地，代遠跡存者，皆虔加禮醮。此山應焉。北京居士高談幽辟毅練師高敬臣乃共補葺之，碑文刻云：「天寶五載，改鳳凰山爲嘉瑞山。八載，置

天長觀。蓋唐以玄元爲祖。天長者，以胤祚而言之也。觀度道士七人。高悟真、董參玄、馮通玄、朱自然。姓字下別刻云：「自然以天寶十三年七月十五日昇天。其日未時至京陳謝唐天子。天子異焉。敕中使覆勘。如玉以後十日亦上昇。」孫守真言，朱仙翁上昇事，觀曾有敕書碑。唐以後荐經喪亂，焚毀略盡。獨董記僅存耳。

來儀觀。額政和七年九月，兵馬鈐轄知州王機建權發遺河東沿邊按撫司公事王誨書。觀之東有養虎峯，飲虎及五斗二泉。南有天柱峯，峯之南有神山，與五臺境接。西南有玉案峯。西北有煉丹峯、洗藥池，次有玉女峯。峯南有會仙峯。傍有五瀨樹。北有王母池。佩劍峯有白虎池。谷中有水簾、朱砂、白雲三洞。青龍嶺旁有桃花洞。觀北少西洗瀨池，又名青龍池。門之下有鳳游池。中殿曰太霄。太霄前石壇上有大松，名昇仙樹，門右有松，高興壇樹等。名望仙。佩劍之下，有燒藥

爐。壘石故。在白虎池之下。有鳳栖樹。立石爲識。凡洗滌望仙昇仙藥竈悉來自
然遺跡也。自餘葛洪煉丹爐，孫真人養虎峯。四子峯，有莊列亢倉文子祠。土人
便謂向上諸人，皆嘗隱於此。殆齊東語也。予恐識者或并其可信者而疑之。故不
錄。守真又言，神仙劉海蟾以天聖九年游歷名山。所至並有留跡。代洲壽寧古詩
十韻云：「醉走白驢來，倒提銅尾乘。引箇碧眼奴，擔着獨壺麴。自言秦世事，
家住葛洪井。不讀黃庭經，豈燒龍虎鼎。獨立都市中，不受俗人請。欲携霹靂
琴，去上芙蓉頂。吳牛買十角，溪田耕半頃，種秫釀白醪，便是仙家景。醉臥古
松陰，閑立白雲嶺。要去即便去，直入秋霞影。」仍自寫真，其旁撮襟書「龜
鶴齊壽」四字。顯云廣寧閑民劉操書。此詩宋白皞子西曾次韻，子西於詩號爲專
門。極力追之，曾不能彷彿，仙材凡筆，固有不同。世俗所傳劉翁八道詩。所謂
「予因太歲生燕地，十六早登科甲第」者，吾知翁碧眼奴亦當羞道之矣。今全

真家推翁爲祖。翁之姓名鄉里且不能知。况其道乎！是又可爲一嘆也。來儀亦自寫真飛白「清安福壽」四字。所畫五星，惟土宿獨存。已上皆在太霄殿外壁。土宿閉目，倚一幃坐。下一半四字。「清安」在東，「福壽」在西。說者以爲心清而安，則福壽從之。翁此書不爲無意也。襜，真在西南一幅。巾黃衣，右肩挑酒瓢，左肩捉布囊。破處旋補之。氣韻古膽，望之知爲有道者。年歲既久，將就湮滅，惜無名手爲臨摹之耳。守真住山五十年，不省有爲猛獸毒螫所傷害者。

山中靈異甚多。佩劍峯聲錚然，陰晦中時，有光怪照山谷皆明。靜夜或聞音樂雜作。琴筑箏笛。歷歷可辨。仙犬時吠。今年上元，村落來燒燈者及聞之。

之和持莊練師所餉酒來。約月中飲之。是晚雷雨大作。遂不果。山氣蒸鬱，可喜可愕，雨從林際來。諤諤有聲。雲烟草樹，濃澹覆露。不雨時頃，而極陰晴晦明之變。夜參半，星月清潤。中庭散步，森然魄動。惜清景之不可久留也。之和

賦詩，予亦漫作樂府一首。欲爲純甫醉後歌之。明日期城中諸公不至。留題殿壁而去。下山宿孫張道院。又明日，爲前高之游。

①兩山行記 時好問年五十五。 ②醇縣 元屬代州。 ③李之和 名鼎。

④東岩 好問生父也。名德明。號東岩。嘗讀書東山福田之精舍。累舉不第。以詩酒自適。 ⑤道正 正敬辭也。道正言道士之可敬者。 ⑥寇謙

之後魏昌平人。有道術。自言嘗遇仙人成功與，與之游嵩華。食仙藥。遂

隱松陽。始光中，召至闕。敬禮之。 ⑦質兒 音與「真人」爲雙聲之轉

也。 ⑧伏牛 「鳳」音與「伏」爲雙聲之誤。「游」與「牛」爲疊韻之譌。

⑨撮襟書 書體名。宣和書譜「江南僞後主李煜，其作大字，不事筆。卷帛而書之。皆能如意。世謂撮襟書。」

太古觀記

全真師郝君，初自寧海來趙州。坐州南石梁下。六年。姪婿郭長倩爲真定少尹，過州，問知師處。率家人致謁。師瞑目不爲答。長倩夫婦流涕而去。州人始知敬之，請師住真定之太古觀，不之許。及長倩赴召，乃往居之。師燕坐既久，心光內映。大易之學，恍惚有神受之。其教督嚴，揮斥。公人以爲玄門之臨濟。聞一二言休咎，如期而驗。道價重聞達京師。衛紹王崇慶初，賜號廣寧全道太古真人。自是四方皆以郝太古目之。師東歸不五六年，而觀廢于貞祐之兵。歲丁酉，師之高弟范鍊師自東原來。裴回遺址，有復修之意。而未暇也。

幕府叅佐趙侯國寶之夫人冀氏。出奩中物，直百金。起中殿堂廡齋廚，下及

用器，無所不備。堂衆歲費亦時給之。

癸卯冬，予自燕都南歸。鍊師館予于慶源道院。爲予言冀今歿矣。致力於吾門者，宜不可忘，予幸以文記之。往予小功兄寂然，亦爲全真道。予嘗問子之道奈何。寂然舉女幾野人辛愿敬之之言曰：「全真家謙遜似儒，其堅苦似墨，其脩習似禪，其魂然無營又似夫爲渾沌氏之術者。」予北渡後，從鍊師游既久，蓋以敬之之言爲然。是家自皇統以來，起予丘劉譚馬諸師，而郝君子諸師爲方外眷屬。今太古集所載言詞，往往深入理窟，其以古道自任，有不可誣者。世人知君之道蓋寡。冀特女士。乃能知之。至捐所甚愛，爲起庭宇，治場圃，若營其居室然者。豈以名取之乎。

冀氏龍山大族。名士京甫之伯姨，鍊師說其誠實知義理。中歲授道書。卽有所得。其尊師重道，蓋有所本云。

●大易之學 此指道士玄學言。 ●玄門之臨濟 臨濟佛教禪宗宗派之名。其名因于臨濟義玄禪師而得也。 ●裴回 卽徘徊之異文。 ●辛愿 金福昌人。字敬之。博極書史。性野逸不修威儀。有詩數千首。

致樂堂

癸丑之夏，余以事來故都。進士新城王惇甫溫陽張無咎謂余言：「武可賈仲德仲溫貪慕高誼久，欲奉杖屨，致師賓之敬。日者以守義輩爲介，吾子旣惠顧之矣。仲德故家，世淳厚。兄第力供子職，所以事其母者，滫瀡●脂膏，醪醴●乳藥，無不給。昏定晨省●，寒溫燥濕無不戒。故賈氏以謹厚稱燕中。比年以來，仲溫者又能歲授一經。孝經語孟以次卒業。駸駸乎行己之學，非但涉獵之而已。」

事母既孝，而事其兄惟謹。友愛弟者甚篤。閨門雍睦，中表以爲法。母氏春秋高，而神明未衰，弄孫之外，尙能詠諸婦補紉。歲時顯壽，言笑晏晏。諸福備。其方來而未艾也。與之共學者，因以致樂名其堂。取養則致其樂者。堂未有記，幸吾子終教之。」

余謝曰：「僕也衰謬，顧何以答盛意。雖然，嘗聞之師，致樂云者，所以卜孝者之淺深，惧其乍出入，若存若亡，使之時自省察焉耳。蓋親之於其子，子之於其親，一體而分也，遠遠相通也，憂患相感也。猶草之有實，木之有根心也。天地間大順至和之氣，自然之理，與生俱生，子襁褓于膝下，于成童，至于終身焉。雖僻居四無人聲之鄉，疾痛苦困，必呼親而訴之，不謂之根于心，成於性而可乎。故有深愛者，斯有和氣。氣和矣，斯有愉色。色愉矣，斯有婉容。怙恃之下，託二天以爲庇。日爲無聲之樂之所感發。鼓舞動蕩，喜不自任。老萊子衣

爛編之衣，弄鳥雀于親側，非矯飾也。雖聖人有因心之教。然亦不能教人以性之所無有者。要必就其材而封殖之。使有日新之功，省察之說。其憂天下後世不既懇切至到矣乎。余行天下四方，惟燕析木之分；風土完厚。有唐三百年雅俗之舊，而不爲遼霄之所變遷。是以敦龐耆艾之士，眎他郡國爲尤多。至於子弟秀民，往往以橫經問道爲事。若之子者皆是也。是家不階于儒素之業，不漸于教育之化，能自樹立如此。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尙庶幾焉。然則名堂之意，殆惇甫無咎愛人以德而然耳。故予樂爲記之。

嗚呼！「昊天罔極」，父母之德也。白駒過隙，父母之年也。人子之情，曷維其已。「言不稱老」，禮別自尊之嫌。「我獨何害」，詩存終養之慕。故性牢不加于菽水，三釜無羨乎萬鐘。古人所以願爲兄之日長，而惜報劉之日短也。子曾子有言曰：「君子有三樂，有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有親可事。」是則有親

可事者，何其辛歟！樂哉斯堂。吾於是乎有感，五月望日，河東人元某記。

① 滌灑 滌灑調和飲食之法。用浙米汁浸沃之使柔滑也。禮「滌灑以滑

之。」② 醪醴 厚薄各種酒也。③ 昏定晨省 昏夜則問父母之安定，晨

與則省視其眠否。④ 福備 連文。說文「福備也。」⑤ 怙恃 以父母為

怙恃也。⑥ 封殖 封樹也。⑦ 析木 星名。言燕地當星房之析木也。

⑧ 昊天罔極 詩蓼莪語。⑨ 言不稱老 禮記「恆言不稱老。」⑩ 牲牢不

加于菽水二句 言養父母，能掇菽飲水之歡者，不以牲牢之養為可加。而三

釜之賤，不必以萬鐘為可羨也。⑪ 報劉 李密陳情表中語。

市隱齋記

吾友李生爲予言：『予游長安，舍于婁公所。婁隱者也。居長安市三十年矣。家有小齋，號曰市隱。往來大夫士多爲之賦詩。渠欲得君作記，君其以我故爲之。』予曰：『若知隱乎？夫隱，自閉之義也，古之人隱于農、于工、于商、于醫、卜、于屠釣。至于博徒賣漿，抱關吏，酒家保，無乎不在。非特深山之中，蓬蒿之下，然後爲隱。前人所以有大小隱之辨者，謂初機之士，信道未篤，「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故以山林爲小隱。能定能應，不爲物誘。出處一致，喧寂兩忘。故以朝市爲大隱耳。以予觀之；小隱于山林，則容或有之。而在朝市者，未必皆大隱也。自山人索高價之後，欺松桂而誘雲壑者多矣。况朝市乎！今

夫乾沒氏之屬，脅肩以入市，疊足以登壇斷。利瞽長距，爭捷求售，以與傭兒販夫血戰于錐刀之下，懸羊頭，賣狗脯。盜跖行，伯夷語。曰：我隱者也，而可乎？敢問婁之所以隱，奈何？」曰：「鬻書以爲食，取足而已。不害其爲廉。以詩酒遊諸公間，取和而已，不害其爲高。夫廉與高，固古人所以隱也。子何疑焉！」予曰：「予得之矣。予爲子記之。雖然；予於此猶有未滿焉者，請以韓伯休之事終其說。伯休賣藥都市，藥不二賈。一女子買藥，伯休執價不移。女子怒曰：「子韓伯休那？何乃不二價。」乃嘆曰：「我本逃名，乃今爲兒女子所知。」棄藥徑去，終身不返。夫婁公固隱者也，而自閉之義，無乃與伯休異乎！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奚以此爲哉。予意大夫士之愛公者，強爲之名耳，非公意也。君歸試以吾言問之。」

貞祐丙子十二月日河東元某記。

●不見可欲二句 見老子道德經。 ●長距 距足距也。 ●盜跖 古之大盜。 ●伯夷 古之賢者。孤竹君之子。武王滅殷。伯夷與弟隱于首陽山。不食周粟。餓而死。 ●韓伯休 名康。後漢灞陵人。桓帝以安車聘之。康不得已。辭安車，自乘柴車。因道遯。餘事詳文中。

臨錦堂記

蕪城●自唐季及遼爲名都。金朝貞元迄大安，又以天下之力培植之。風土爲人氣所移，物產豐潤。與趙魏無異。六飛●既南，禁鑰隨廢，比焦上之變。其物華天寶所以濟宮掖之勝者，固以散落于人間矣！

御苑之西有地焉。深寂古澹，有人外之趣，稍增築之，則可以坐得西山之起

伏。幕府從事劉公子裁其西北隅爲小圃。引金溝之水渠而沼之。竹樹葱蒨，行布某列。嘉花珍菓，靈峯湖玉，往往而在焉，堂于其中，名之曰臨錦。

癸卯八月，公子觴予此堂。坐客皆天下之選。酒半公子請予爲堂作記，并志雅集。予亦聞去秋堂之南來禽①再華，騷人詞客，多爲作樂府歌詩以記其異。名章雋語，傳播海內。——夫營建之盛，游觀之美，以今日較之十倍于臨錦者多矣，而臨錦獨以名天下何耶？蓋劉公子出貴家，春秋鼎盛，②志得意滿，時輩莫敢與抗，乃能折節下士，敦布衣之好。以相期于文字間。境用人勝，果不虛語。

河朔版蕩以來，公宮侯第，曲室便房，止以貯管絃，列姬侍，深閉固拒，敕外內不得通，其不爲風俗所移者，纔一二見耳。異時有嚮儒術，通賓客，置鄭莊之驛，授相如之簡，以復承平故事者，予知其自臨錦主人發之。故樂爲之書。

●蕪城 卽今揚州。 ●六飛 漢書「陛下騁六飛。」言六馬疾行若飛也。

此指金南渡事。①來禽 見張萱四景宮女畫記一文。②春秋鼎盛 言年少，未來之時日甚多也。

楊叔能小享集引

貞祐南渡後，詩學大行。初亦未知適從。溪南辛敬之③淄川楊叔能以唐人爲指歸。敬之奮有聲河南。叔能則未有知之者。興定末，叔能與予會于京師。遂見禮部閑閑公④及楊吏部之美⑤二公，見其幽懷久不寫，及甘羅廟詩，嘖嘖稱嘆以爲今世少見其比。及將往關中，張左相信甫李右司之純。馮內翰子駿皆以長詩贈別。閑閑作引。謂其詩學退之。此日足可借，頗能似之。至金膏水碧，物外自然。奇寶景星，丹鳳承平。不時見之嘉瑞。叔能用是名重天下。今三十年。然

其客于楚于漢沔于燕趙魏齊魯之間。行天下四方多矣。而其窮亦極矣。

叔能天資澹泊，寡于言笑。儉素自守。詩文似其爲人。其窮雖極，其以詩業者不變也。其以唐人爲歸業者亦不變也。

今年其所選小享集成，其子復見予鎮州。以集引爲請。予亦愛唐詩者。唯愛之篤而求之深。故似有所得。嘗試妄論。詩與文特言語之別稱耳。有所記述之謂文，吟味情性之謂詩。其爲言語則一也。唐詩所以絕出于三百篇之後者，知本焉爾矣。何謂本！誠是也。古聖賢道德言語，布在方冊者多矣。且以「弗慮胡獲，弗爲胡成。」「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樸雖小，天下莫敢臣。」較之與「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敬共明神，宜無悔怒。」何異。但篇題句讀不同而已。故由心而誠，由誠而言，由言而詩也。三者相爲一。情動于中而形於言，言發乎邇而見乎遠。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雖小夫賤婦，孤臣孽子之感。諷。皆可以厚人倫，

美教化，無它道也。故曰不誠無物。夫惟不誠，故言無所主。心口別爲二物。物我邈其千里。漠然而往，悠然而來。人之聽之，若春風之過馬耳。其欲動天地，感神鬼，難矣。其是之謂本。唐人之詩，其知本乎？何溫柔敦厚藹然仁義之言之多也！幽憂憔悴，寒饑困憊，一寓於詩，而其阨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者，故在也。至於傷讒疾惡，不平之氣，不能自揜。責之愈深，其旨愈婉。怨之愈深，其辭愈緩。優柔靡馭，使人涵泳於先生之澤，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幸學者之得唐人爲指歸也。

初予學詩以十數條自警，云：「無怨懟，無諂浪，無驚痕，無崖異。無狡詐，無媮阿，無傳會，無籠絡，無銜鬻，無矯飾，無爲堅白辨，無爲賢聖癩，無爲妾婦妬，無爲仇敵誘傷。無爲豐俗閎傳，無爲醫師皮相，無爲黥卒醉橫，無爲黠兒白捺。無爲田舍翁木強，無爲法家醜詆。無爲牙郎轉販，無爲市倡怨思，無爲

琵琶娘人魂韻詞，無爲村夫子兔園策。無爲箕沙僧困義學，無爲稠梗治禁詞，無爲天地一我今古一我，無爲薄惡所移，無爲正人端士所不道。信斯言也。予詩其庶幾乎？惟其守之不固，竟爲有志者之所先。今日讀所謂小享集者，祇以增媿汗耳。

予既以如上語爲集引，又申之以種松之詩。因爲復言；「歸而語乃翁，吾老矣，自爲瓠壺之日久矣。非夫子亦何以發予之狂言。」己酉秋八月初吉河東元某序。

①楊叔能小享集 叔能名宏道。元溜川人。其生平事蹟，不見史傳。小享集則清修四庫全書時，從永樂大典中鈔出，爲六卷。②辛敬之 見前。

③閑閑公 卽趙秉文也。④楊之美 字雲翼。爲好問座師。⑤阨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 言爲窮所阨，而不求人之憫。爲國所遺棄不用，而不怨也。

①堅白辯 戰國時公孫龍有「堅石非石」「白馬非馬」之辯。

雙溪集●序

燕中文士張顯卿趙昌齡爲予言：「省寺②賓客集中中令③詩傳於時。欲吾子爲作序引，其有意乎！」予復之曰：「詩與文同源而別派，文固難，詩爲尤難。李長吉④母以賀苦於詩，謂嘔出肝肺乃已耳。又有論詩者云：「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千人萬人中，一人兩人知。其可謂尤難矣。前世詩人，凡有所作，遇事輒變化。例不一其體裁。乃欲與造物者爭柄。囚鎖怪異，破碎陣敵，凌轢波濤，穿穴險固者，尤未盡也。槁項黃馘⑤一節寒餓之士，以是物爲顯⑥門，有白首不能道劉長卿⑦二字者。青雲貴公子乃咳唾嚙呻而得之，是可貴也。學道者有神

遇，有懸解，如以「無礙辨才」，游戲翰墨。龍拿虎擲，動心駭目，不可致詣。彼區區者方纓冠被髮，流汗而追之，九萬里風斯在下矣。

中令天資高，於詩風夙習，故落筆有過人者，不足訝也。近時燕中兩詩人，擅名一時。當其得意時，視北征南山，反有德色。然每見中令一詩出，必懽喜讚嘆。失喜噎嘔。曰：「此長吉語也，義山語也。樊川集所無有也。」而中令慊然自以爲不足。長轡遠馭，進進而不已。如欲蹕宇宙而遺俗。渺翩翩而獨征者，尙奚以序引爲哉。顯卿昌齡爲我謝中令君。朝議以四世五公待閣下。天下大夫士以太平宰輔望閣下。李文饒一品集鄭亞有序。陸宣公奏議蘇東坡有劄子，大書特書，而屢書之。韓筆有例，子欲我叙雙溪小集，而遂已乎。年月日門下河

東元某題

●雙溪集 元耶律鑄撰。鑄字成仲。遼東丹王九世孫。中書令楚材子也。累

官中書左丞。①省寺 古稱省寺，猶今稱院部也。②中令 耶律鑄爲中

書左丞也。③李長吉 名賀。唐詩人，有李長吉詩集。④槁項黃馘 見

莊子，馘面也。此言人飢餓疲病，至于項枯面黃也。⑤顛 同專。

⑥劉長卿 唐詩人。⑦義山 李商隱字也。亦唐詩人。⑧樊川 唐詩人

杜牧也。⑨韓筆有例 昌黎爲人作墓志，多有遺金，此言有例者，所以調

侃鑄也。

鳩水集引

德安鄭夢開以所編宋君周臣鳩水集見示。云：「宋君以文章名海內久矣。世

以不見全集爲恨。今欲鋟木流布。子厚於宋者，請爲題端。」

某不敏，不足以知詩文正脈。嘗試妄論之：文章雖出於真積之力。然非父兄淵源，師友講習，國家教養，能卓然自立者鮮矣！自隋唐以來，以科舉取士。學校養賢。俊逸所聚。名卿才大夫爲之宗匠。琢磨淬礪，日就作新之功。以德言之，則士君子之所爲也。以文言之，則鴻儒碩生之所出也。以人物言之，則公卿大臣之所由選也。不必皆鴻儒碩生公卿大臣，而其材具故在是矣。宋君起太行，其經明行脩，蓋故家遺俗，然且得鄉先生李承旨致美按察使簡之，宗盟內翰濟川潞倅祐之父子，王孟州大用之所沾丐，往太學十年讀書績文，動爲有用之學。使之得時行道，其所成就，顧豈出名卿材大夫之下哉。易代以來，佐東平幕二十年。當賢侯擁篲之敬！不動聲氣。酌酢臺務，皆迎刃而解。有用之學，僕旣言之矣。嗚呼！文章聖心之正傳。達則爲經綸之業，窮則爲載道之器。顧所遭何如耳！

它日人讀鳩水集，或以文人之文求之。渠特翟穢子耳，非吾心相科中人也。癸丑清明日河東元某引。

●鳩水集 元宋周臣撰，字子貞。 ●翟穢 不省事也。

新軒樂府引

唐歌詞多宮體，又皆極力爲之。自東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萬古凡馬空」氣象。雖時作宮體，亦豈可以宮體概之！人有言樂府本不雜作，從東坡放筆後便難作。此殆以工拙論，非知坡者。所以然者，詩三百所載，小夫賤婦，幽憂無聊賴之語。時猝爲外物感觸滿心而發。肆口而成者爾。其初果欲被管絃，諧金石，經聖人手以與六經並傳乎？小夫賤婦且然，而謂東坡翰

墨遊戲，乃求與前人角勝負，誤矣！自今觀之，東坡聖處，非有意於文字之爲工，不得不然之爲工也。坡以來，山谷晁無咎陳去非辛幼安諸公，俱以歌詞取稱。吟詠情性，留連光景，請狀頓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語意拙直，不自緣飾，因病成妍者，皆自坡發之。

近歲新軒張勝予亦東坡發之者與？

新軒三世遼宰相家。從少日滑稽玩世。兩坡二棗，所謂入其室而啖其炙者，故多喜而謔之之辭。及隨計●兩都，作霸●諸彥。時命不偶，方得補掾中臺。時南狩已久，日薄西山。民風國勢。有可爲太息而流涕者，故又多憤而吐之之辭。

予與新軒臭味既同，而相得甚驩。或別之久而去之遠，取其歌詞讀之，未嘗不灑然而笑。慨焉以嘆。沉思而遠望，鬱搖而行歌。以爲玉川子●嘗孟諫議貢餘新茶，致四盃發輕汗時，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真有此有理。退之聽穎師彈

琴云：「詭詭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忽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吾忍穎師不足以當之。予既以此論新軒。因說向屋梁子。屋梁子不悅。曰：「麟角蘭畹，尊前花間等集，傳播里巷，子婦母女，交口教授。嬌言嫵語，深入骨髓。牢不可去。久而與之俱化。浮屠家謂筆墨勸淫，當下犁舌之獄。自知是巧，不知是業。陳梭山追悔少作，至以語業命題。吾子不知耶？離騷之悲回風惜往日，評者且以露才揚己，怨讟沉江少之。若孤憤四愁七哀九悼絕命之辭，窮愁志，自憐賦，使樂天知命者見之，又當置之何地耶？治亂時也，遇不遇命也，衡門之下，自有成樂，而長歌之哀，甚於痛哭。安知憤而吐之者，非呼天稱屈耶？世方以此病吾子，子又以及新軒，其何以自解。予謂屋梁子言。子頗記謝東山對右軍哀樂語乎？「年在桑榆。正賴絲竹陶寫。但恐兒輩覺，損此歡樂趣耳。」東山似不應道此語。果使兒輩覺，老子樂趣遂少減耶？君且道如詩仙王南雲所說，大美年

寶珠樓前風物，彼打硬頭陀與長三者三禮，何嘗夢見。在歲甲寅十月望日河東元某題

①一洗萬古凡馬定 杜工部詩句。 ②計上計簿之使也。 ③霸 爲時彥之

主也。 ④玉川子 唐盧仝也。濟源人。隱少室山。工詩。好飲茶。爲茶

歌。 ⑤退之聽穎師云云 見昌黎先生集。 ⑥詭詭兒女語二句 言琴聲詭詭

然，如小兒女對話。或恩或怨，相爲爾汝也。 ⑦麟角蘭畹尊前花間 皆唐

末五代詞總集之名也。麟角蘭畹今皆亡。尊前集朱彝尊定爲宋初人撰。花間

集後蜀趙崇祚編。二書今存。 ⑧陳後山語業 陳後山卽陳師道。有詞一

卷。宋史藝文志稱語業一卷。 ⑨悲回風三句 此班固藝文志之言也。 ⑩

孤憤 韓非子篇名。 ⑪四愁七哀九悼 張衡有四愁詩，曹子建有七哀詩，

王逸有九悼。 ⑫謝東山云云 此謝安答王羲之書中語也。

杜詩學●引

杜詩注六七十家。發明隱奧，不可謂無功。至於鑿空架虛，旁引曲證，鱗雜米鹽●，反爲蕪累者，亦多矣。要之蜀人趙次公作證誤，所得頗多。託名於東坡者爲最妄。非託名者之過，傳之者過也。

切嘗謂子美之妙，釋氏所謂學至於無學者耳。今觀其詩，如元氣淋漓，隨物賦形。如三江五湖，合而爲海，浩浩瀚瀚，無有涯涘。如祥光慶雲，千變萬化。不可名狀。固學者之所以動心而駭目。及讀之熟，求之深，含咀之久，則九經百氏古人之精華，所以膏潤其筆端者，猶可髣髴其餘韻也。

夫金屑丹砂。芝朮參桂。識者例能指名之。至於合而爲劑，其君臣佐使之妙

用，甘苦酸醜之相入。有不可復以金屑丹砂芝朮參桂而名之者矣！故謂杜詩爲無一字無來處亦可也。謂不從古人中來亦可也。前人論子美用故事，有著鹽水中^①之喻。固善矣。但未知九方臯^②之相馬，得天機於滅沒存亡之間。物色牝牡，人所共知者，爲可略耳。先東巖^③君有言。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以爲今人讀杜詩，至謂草木蟲魚，皆有比興。如試世間商度隱語然者。此最學者之病。山谷之不注杜詩，試取大雅堂記讀之，則知此公注杜詩已意，可爲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也。

乙酉之夏。自京師還。間居松山。因錄先君子所教，與聞之師友之閒者，爲一書。名曰杜詩學。子美之傳誌年譜，及唐以來論子美者在焉。候兒子輩可與言，當以告之，而不敢以示人也。六月十一日河南元某引

●杜詩學 好問所著書。言杜工部詩者。 ●米鹽 煩細之意。 ●著鹽水

中 隲著水中則化。此喻杜詩用典無痕跡也。④九方臯 秦人，善相馬，嘗爲穆公求馬。得之。曰牝而黃。使人取之，牡而驪。及至。果天下馬也。後人因以不分辨物之實體。爲「求之于牝牡驪黃之外。」

錦機引

文章天下之難事，其法度雜見於百家之書。學者不徧考之，則無以知古人之淵源。予初學屬文，敏之兄爲予言如此。與定丁丑，閑居汜南。始集前人議論爲一編。以便觀覽。蓋就李嗣榮衛昌叔家前有書⑤而錄之，故未備也。山谷⑥與黃直方書云：「欲作楚亂⑦須熟讀楚亂。觀古人用意曲折處，然後下筆，喻如世之巧女，文繡妙一世，誤欲織錦，必得錦機乃能成錦。因以錦機名之。十一月日河東

元某自題

① 錦機

好問所爲書名。詳文中。

② 前有書

一本前作所。當從一本。

③ 山谷

黃庭堅字也。

④ 楚亂

楚辭篇末，多以「亂曰」結尾。故稱楚辭。

曰楚亂也。

東坡詩雅引

五言以來，六朝之謝陶①，唐之陳子昂韋應物柳子厚最爲近風雅。自餘多以雜體爲之。詩之亡久矣！雜體愈備者，去風雅愈遠。其理然也。

近世蘇子瞻絕愛陶柳②二家，極其詩之所至。誠亦陶柳之亞。然評者尙以其能似陶柳而不能不爲風俗所移爲可恨耳！夫詩至於子瞻而且不能近古之恨。後

人無所望矣。乃作東坡詩雅目錄一篇。正大己丑。河南元某書於內鄉劉鄧州光父之東齋。

●六朝之謝陶

謝靈運陶潛皆善爲五言詩。

●愛陶柳

東坡有和陶詩。而

東坡詩題，往往擬子厚。故云云也。

拙軒銘引

左轄公以「拙軒」自號。徵文于某。謹述而銘之。去古既遠，天質日喪，人僞日勝。機械之士，以拙爲諱。天下萬事，一以巧爲之。矜長出奇，爭捷求售。其泊心目焉如弄丸，如運斤，如刻猴之工，如貫虱之射。唯恐巧之不極。至於汲黯之類，絳侯之訥，石建之醇謹，卓茂之迂緩，班超平平之策，陽城下

下之巧，咸共嗤點，以爲不智。事業之鄙陋，風俗之薄惡，實坐于此。

惟公以清白傳世德，以忠信給人主。出入四朝，再秉鈞軸。危言高論，聳動天下。發凶堅未形之謀。則先識者以爲明。犯強臣不測之怒，則疾惡者以高。視千載無所於讓。其以拙爲號者，非欲賢于斯世而已也。濂溪先生論拙之極致，有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之論。夫能至於上安下順，風清弊絕，天下之能事畢矣。然則公之所以自名，乃所以自任耶！

●拙軒

金玉寂，字元老。薊州玉田人。天德二年進士。歷官中都轉運使。

●弄丸運斤刻猴之工貫虱之射 皆古之巧于藝者。見莊列等書。昔楚莊

王偃兵宋都。得市南勇士熊宜僚者。工于丸。……捶九九于手。一軍停而觀之。「運斤者」莊子郢人堊墁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

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列子紀昌學射于飛衛。衛曰學視而後可，昌以矍

縣蠶于牖南而望之。三年之後。如車輪焉。射之貫蠶之心。而懸不絕。

③汲黯 漢人。字長孺。召爲九卿。面折廷諍。武帝嚴憚之。④絳侯 周

勃也。漢沛人。佐高祖定天下。⑤石建 漢石奮長子。爲人慎諱。奮子孫

皆孝，而以建爲最。⑥卓茂 漢苑人。字子康。性寬仁恭愛。以儒術舉

爲侍郎。遷密令。視人如子。舉善而教。⑦濂溪先生 周敦頤也。宋人。

送秦中諸人引

關中風土完厚，人質直而尙義。風聲習氣，歌謠慷慨，且有秦漢之舊。至於山川之勝，遊觀之富，天下莫與爲比。故有四方之志者，多樂居焉。

予年二十許時，侍先人官略陽，以秋試留長安中八九月。時紈綺氣未除，沉

涵酒間；知有遊觀之美，而不暇也。長久來，與秦人游益多，知秦中事益熟。每聞談周漢都邑及藍田鄠杜間風物，則喜色津津然動于顏間。

二三君多秦人，與余遊，道相合而意相得也。常約近南山，尋一牛田[●]，營五畝之宅，如舉子結夏課時，聚書深讀，時時釀酒爲具，從賓客游，伸眉高談，脫屣世事[●]。覽山川之勝概，考前世之遺蹟，庶幾乎不負古人者。然予以家在嵩前，暑途千里，不若二三君之便于歸也。清秋揚鞭，先我就道。矯首西望，長吁青雲。

今夫世俗愜意事如美食大官，高賞華屋，皆衆人所必爭，而造物者之所甚靳，有不可得者。若夫閒居之樂，澹乎其無味，漠乎其無所得，蓋自放于方之外者之所食，人何所爭，而造物者亦何靳耶？行矣諸君明年春風，待我于輞川之上矣。

- 一牛田 一牛能耕之田也。 ●脫屣世事 視世事如屣，而脫棄之也。

興定庚辰太原貢士南京狀元樓宴集題名引

晉北號稱多士。太平文物繁盛時，發策決科者率十分天下之二。可謂富矣！喪亂以來，僇仆於原野，流離於道路，計其所存，百不能一。今年預秋賦者乃有百人焉。從是而往，所以榮吾晉者，在吾百人而已。爲吾晉羞者，亦吾百人而已。然則爲吾百人者，其何以自處耶？將僥倖一第，以苟活妻子耶？將靳固一命，齟齬廉謹，死心於米鹽簿書之間，以取美食大官耶？抑將爲奇士，爲名臣，慨然自拔於流俗，以千載自任也？使其欲爲名臣奇士以千載自任，則百人之少，亦未害。如曰不然，雖充賦之多至十分天下之九，亦何貴乎十分天下之九哉！嗚乎！往者已矣，來者未可期。所以榮辱吾晉者，既有任其責者矣。凡我同盟，其

可不勉。

張蒼●四景宮女畫記

一轉角亭，橫●欄檻檻，渥丹●爲飾，綠琉璃●磚爲地。女學士●三，皆素錦帕●；首南向者，綠衣紅裳，隱●几而坐，一手柱●頰，凝然有所思。其一東坐，素衣紅裳，按筆作字。西坐者，紅衣素裳，袖手凭几，昂面諦●想，如作文而未就者。亭後來禽●盛開，一內人●不裹頭，倚欄仰看。凡裳者，皆有雙帶下垂，幾與裳等，但色別於裳耳。亭左湖石，右木芍藥。一素衣紅裳人翦花；一人捧盤盛之；一人得花，緩步回首，按錦帕，插之髻鬢●之後。此下一人，錦帕首，淡黃錦衣，紅裙，袖手而坐。並坐者吹笙●；左二人彈箏●，合曲；右一人

黃帽，如重戴而無瀝水，不知何物，背面吹笙；乃知錦帕有二帶，繫之髻鬟之後。一小鬟前立接拍，一女童舞；一七八歲白錦衣女，戲指於舞童之後。吹笙者，紅衣素裳；箏色笛色板色，素衣紅裙；已上爲一幅。

一湖石，芭蕉竹樹，紫薇花繁盛。花下二女，憑檻仰看團花，藍紗映生衣，紅纈爲裙。並立者，白花籠，紅綰中單。三人環冰盤坐；其紅衣者，顧憑檻看花者二白衣相對。女侍二：一挈祕壺；一捧茗器。四人臨池觀芙蓉；鵝鵝：一坐砌上；一女童欲掬水，弄操。便面者十一人。便面皆以青綠爲之，琵琶一，笙一，簫笛三，板一，聚之按上，二藤杙在旁；爲一幅。

一大桐樹，下有井，井有銀床，樹下落葉四五。一內人，冠髻，著淡黃半臂，金紅衣，青花綾裙，坐方牀；牀加褥，而無裙；一擣練杵，倚牀下。一女使，植杵立牀前。二女使對立擣練；練有花，今之文綾也。畫譜：謂萱取

「金井梧桐秋葉黃」之句爲圖，名長門怨者，殆謂此耶？芭蕉葉微變，不爲無意。樹下內一人，花錦冠，綠背搭，紅繡爲裙，坐方牀。繪平錦滿箱，一女使展紅纈託量之。此下秋芙蓉滿叢，湖石旁，一女童持扇熾炭，備熨帛之用。三人人坐大方牀：一戴花冠，正面九分，紅繡窄衣，藍半臂，桃花裙，雙紅帶下垂，尤顯然；一膝跣牀角，以就縫衣之便。一桃花錦窄衣，綠繡襜，裁繡段。二女使掙素綺；女使及一內人平熨之；一女童，白錦衣，低首熨帛之下，以爲戲。中二人，雙綬帶，胸腹間繫之，亦有不與裙齊者：此上爲一幅。

一大堂，界畫細整，脊獸獠惡，與今時特異，積雪盈瓦溝，山茶盛開，高出檐際。堂錦亦渥丹，而楹楯間有青綠錯雜之。堂下湖石一，樹立湖石傍其枝柯，蓋紫葳也。堂上垂簾。二內人坐中楹，花帽髻首，衣袖寬博，鈎簾而坐，如有所待然。女使五人，二在簾楹間；一抱孩子；孩子花帽，綠錦衣；女使

抱之，拳簾入堂中，真態宛然。二捧湯液器；一導四內人外階，衣著青紅各異。三人所戴如今人蠻笠，而有瓓瑣斑^④，不知何物爲之。一內人，擁花帽，與前所畫同。一女使從後砌下，池水凍結，枯蒲弔其中，凍鴨並臥，有意外荒寒之趣；已上爲一幅。

人物每幅十四，共五十六人。

①張萱 唐京兆人。善畫人物，花蹊竹榭，點綴皆極妍妙。嘗以「金井梧桐秋葉黃」之句，畫長門怨，甚有思致。②桷 古嶽切。音角。屋角斜枋也。

③渥丹 渥厚漬也。丹赤色。渥丹謂漬以赤色也。詩顏如渥丹。

④琉璃 以扁青石爲藥料而燒成之物，稱琉璃。昔宮殿及親王邸宅所用琉璃瓦是也。⑤女學士 南唐書武軍節度使盧文進，有女美而慧，善屬

文，時稱女學士。⑥錦帕 頭飾巾也。⑦隱 憑也。⑧柱 支也。

⑨ 誦 審也。 ⑩ 來禽 異名。俗稱花紅，北方謂之沙果。 ⑪ 內人 宮中
人稱內人。 ⑫ 髻鬟 髻總髮也，挽髮而束之於頂也。 鬟環髮爲飾也。

⑬ 笙 中國雅樂器之一。共十三管，列于瓠中。施簧。管端吹之以發聲。

⑭ 箏 古樂器，十二弦，後改爲十三弦。有彈箏攔箏兩種，今皆失傳。

⑮ 重戴瀝水 戴卽戴勝，頭飾也。瀝水亦頭上飾物。今不可知。 ⑯ 紫薇花

又名百日紅。落葉亞喬木。 ⑰ 纈 音絜。結也。 ⑱ 結縉 縵爲文也。

⑲ 生絲縉也。或云綺屬。謂其文理如綺。卽文縉。 ⑳ 冰盤 盤之鮮

潔如冰者。 ㉑ 秘壺 官中之壺爲外人所不易見者。 ㉒ 芙渠 荷花未開

曰菡萏。已發曰芙渠。見詩騶有荷華釋文。 ㉓ 鸛鷓 水鳥名。一作鷓鴣。似

鴛鴦。稍大。羽五彩而多紫色。故又名紫鴛鴦。頭有纓。尾羽上盪如船舵。

㉔ 操 琴曲曰操。如龜山操猗蘭操之類。 ㉕ 便面 漢書「自以便面拊

馬。〔注師古曰：「便面所以障面。蓋扇之類。不欲見人，以此自障面，則得其便。故曰便面。亦曰屏面。今之沙門所持竹扇，上袤平而下圓。即古之便面也。今專稱摺疊扇爲便面。』

⑤琵琶 四弦之樂器。其本出於胡中。馬上所鼓。舊皆用木撥。唐貞觀中裴洛兒始廢撥用手。今亦有六弦者。⑥板

拍板也。樂器。歌曲以之爲節奏。故節奏亦曰板。如腔板板眼。⑦按

與案通。⑧杙 吳滑切。音兀。坐具。通鑑長編「丁謂罷相，入對於承明

殿。賜坐。左右欲設整。謂顧曰：「有旨復平章事。」乃更以杙子進。」今甕之小而輕便者。俗謂之杙子。⑨桐樹 落葉喬木。皮色粗白，高約三丈，

葉圓大。春暮開唇形花。其材爲琴箱篋，不生蟲蠹。與梧桐油桐等非同一科屬。⑩銀床 井欄也。古詩「後園鑿井銀作牀」。杜甫詩「露井凍銀牀」。

⑪半臂 事物紀原「隋大業中內官多服半臂」。按說文無袂衣謂之褩。趙

宦光長箋曰：「半臂衣也。武士謂之蔽甲。方俗謂之披襖。小者曰背子。」

●擣練杵 擣春也。練熟絹也。潔白而不染色。擣衣之木槌也。 ●文綾

絲織物。其文望之如冰凌也。今以似緞而薄者爲綾。 ●長門怨 本樂府

楚調曲名。樂府解題曰：爲漢武陳皇后作。后退居長門宮。愁悶悲思。令司

馬相如作長門賦。帝見而傷之。復得親幸。後人因其賦而爲長門怨。 ●縉

絲織物之總名。猶今泛稱綾羅之屬爲縉也。 ●錦 雜色織文也。 ●襜

衣蔽前曰襜。詩「終朝采藍，不盈一襜。」 ●段 布帛依一定之尺寸截之

謂之段。 ●掙 俗謂用力脫去曰掙脫。此號蓋拔之義。其狀如拔河之戲。

●春獸 屋脊所飾之獸狀也。 ●山茶 木名，產南方各省。雲南尤著

名。葉如木樨。稍厚而硬。經冬不凋，以其類茶，又可作飲。故得茶名。

●柯 草木枝莖皆曰柯。徐陵文「金柯玉葉」。 ●紫葳 一名凌霄花。

夏秋之間開花。赭黃色。花有毒，爲觀賞品。④ 楹 堂室間之四經柱。其
前兩柱旁無所依者，謂之楹。詩「有覺其楹」。⑤ 罽 與羃同。音覓。覆
食巾也。⑥ 璫瑁班 璫瑁亦作玳瑁。龜類動物。產海洋。其甲，熟之甚
柔。可製各種裝飾品，斑雜色也。

朱絲三官

天官冠服，具大人相。神思淵默，憑几而坐。二天女侍。雙鳳扶輦。輦有輪
月，輪在上，獨畫桂樹而已。左右官抱文書而立。武衛負劍夾侍。貌比從官有威
武之狀。二天女持杖持雙鳳之前。

地官王者服。顏面咸重。乘白馬，隊仗在山林間，大怪樹之下。兩力士捉馬

衝。施絳繖。兩團扇障之。扇前一衛士，輕行。一皂衣使者前導。右一武士，執鉞。左一功曹，挾書。從官騎虎，從後。一介冑跨弓刀。一功曹抱案牘。拱揖於重崖之下。一鬼卒橫刀而拜。三人皆不見其面。獨鬼卒肘間露一目耳。一樹魅赤體倒拔一樹根，見而未出也。

水官亦王者服。面目嚴毅，須髯長磔，又非地官之比。乘斑龍，在海濤雲氣中。一力士以鉄繩挽龍，怒目迴視，如捉一馬，然龍不能神矣。一女童前導，一使則恭揖白事。鬼卒擿惡殊甚。肉袒。髮上擠，颺大錦旗。

洎一力士負劍者。掖龍而行。一掾史挾簿書，騎犀牛從。水府大門出一力士。於大樹下，昂面視水官，不見其額。珊瑚大珠，浮行水面，旋轉如活。犀牛甫出水府，雲氣隨之。

真天下之絕藝也。

故物譜

予家所藏書，宋元祐以前物也。法書則唐人筆迹及五代寫本爲多。畫有李范許郭諸人。高品就中薛稷六鶴，最爲超絕。先大父銅山府君官汲縣時官賣宣和內府物也。銅礪兩小山，以酒沃之，青翠可摘。府君部役時物也。「風字大硯」先東巖君教授鄉里時物也。「銅雀研」背有大錢一。天祿一。堅重緻密，與石無異。先隴城府君官冀州時物也。貞祐丙子之兵，藏書壁間，得存。兵退，予將奉先夫人南渡河，舉而付之太原親舊家。自餘雜書，及先人手寫春秋三史莊子文選之等尚千餘冊。并畫百軸，載二鹿車自隨。三研則瘞之鄭村別墅。是歲寓居三鄉。其十月，北兵破潼關。避於女几之三潭，比下山，則焚蕩之餘，蓋無幾

矣。今此數物，多予南州所得，或向時之遺也。

往在鄉里，常侍諸父及兩兄燕談。每及家所有書，則必枚舉而問之。如曰某書買於某處所，傳之何人，藏之者幾何年。則欣然志之。入雖散亡，綴緝裝幀籤題印識，猶夢寐見之。詩有之。「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以予心忖度之，知吾子孫却後當以不知吾今日之爲恨也。

或曰。物之閱人多矣，世之人玩於物而反爲物所玩。貪多務取，巧偷豪奪，遺簪敗履，惻然興懷者，皆是也。李文饒^④志平泉草木，有「後世毀一樹一石非吾子孫」之語。歐陽公至以庸懣處之。至於法書名畫，若桓玄^⑤之愛玩，王涯^⑥之固護，非不爲數百年計。然不旋踵，已爲大有力者負之而趨。我躬之不可必，奚我後之卹哉！予以爲不然。三代鼎鍾，其初出於聖人之制。今其款識故在。不曰永用享，則曰子子孫孫永寶用。豈爲聖人者，超然遠覽，而不能忘情於一物

耶。抑知其不能必爲我有，而固欲必之也。蓋自莊周列禦寇之說盛，世之誕者，遂以天地爲逆旅，形骸爲外物。雖聖哲之能事，有不滿一笑者，况外物之外者乎！雖然，彼固有方內外之辯矣。道不同，不相爲謀。使渠果能寒而忘衣，飢而忘食，以游於方之外，雖眇萬物而空之，猶有託焉爾。如曰不然，則備物以致用，守器以爲智，惟得之有道，傳之無媿，斯可矣。亦何必卽空以遺累，矯情以趨達，以取異於世耶！乃作故物譜。丙申八月二十有二日洛州元氏太原房某引。

●天祿 卽天鹿。漢書西域傳注「符拔一角爲天鹿。狀似虎。正黃色。有鬣。尾有茸毛。大和斗。」●隴城府君 好問出繼之父也。爲本生父東岩

府君之弟。●三史 指史記前後漢書言。●李文饒 唐人，名德裕。

●桓玄 晉人。字敬道。●王涯 字廣津。唐人，累官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靖德昭兒子高戶字說

古今俗忌，以五月爲惡月，端午爲惡日，赴官者頓不敢發。生子者棄不敢舉。不幸而與禍會，故一切以俗忌爲當。然赴官後期，蓋不足計。生子而不之舉，其禍可勝言哉！原武靖德昭以此月舉兒子。靖氏蓋靖郭君[○]之裔。乃取田文[○]故事名之曰高戶。而乞字於余。余以爲五月生子，往往富貴而壽。如漢大將軍王鳳[○]，相國胡廣[○]，晉王鎮惡[○]之等。其事見於史漢魏晉之書，爲甚詳，秉筆者亦欲明已定之分，祛雷同之惑。故諄復言之。

德昭之先人南湖翁，蚤歲以文武材傑出時輩。浮湛里社，四十五年之間，抱利器而莫之試。其所得者君子長者好賢樂善之名耳。

德昭問學甚篤，行義甚修，遭離世故，又債不能舉。宜爲造物者之所兼除，以起家之子遺之也。

高戶今六歲，青衿繡襦，溫然如含玉之璞。琢而文之，將爲萬乘之器。吾知惡月之說，殆田家媪火爐語耳。因字之伯起書，以貽之。

●靖郭君 齊人。見廣韻。 ●田文 卽孟嘗君，亦五月五日生也。 ●王

鳳 字孝繩，漢成帝時大司馬大將軍，領尙書事。 ●胡廣 後漢人。字伯

始。安帝時，舉孝廉第一。以策定桓帝功，拜太尉，遷太傅。 ●王鎮惡

南朝宋人。武帝以爲青州治中從事。參太尉軍事。

跋閑閑自書樂善堂詩

「人皆有兩足，不踐荆棘地。人皆有兩手，不劇虎兇齒。如何身與心，擇善不如是。從善如登天，從惡如棄屣。而於趨舍乖，知之不審耳。盜跖膾炙人肝，顏子一瓢水。均爲一窖塵，誰光百世祀。較其得失閒，奚翅十萬里。所以賢達人，去彼而取此。道腴時羹永，世味不染指。作詩銘吾堂。兼以勗諸已。」閑閑公此詩爲他人作，而皆公日用之實。古人謂有德者必有言，又曰立言踐行公無媿焉。今日見公心畫，玩其辭旨，不覺歛衽生敬。嘗爲襄城廟學作省齋銘。云：「言有非耶？行有違耶？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耶？」銘不滿二十言，而於三省之義，委曲備盡。可以一倡而三歎。惜今世不傳。因附於此。癸丑六月吉日。門

生河東元某謹書

- ① 閑閑 卽趙秉文號也。
- ② 磨也。
- ③ 盜跖 古之大盜也。
- ④ 顏子 一瓢水 顏子顏回孔子弟子也。論語載其「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題閑閑書赤壁賦後

夏口●之戰，古今喜稱道之。東坡赤壁●詞，殆戲以周郎●自況也。詞纔百許字，而江山人物，無復餘蘊。宜其爲樂府絕唱。閑閑公乃以仙語追和之。非特詞氣放逸，絕去翰墨畦逕。其字畫亦無媿也。

辛亥夏五月，以事來太原，借宿大悲僧舍。田侯秀實，出此軸見示。閑閑七

十有四，以壬辰歲下世。今此十二日，其諱日也。感念疇昔，悵然久之，因題其後。赤壁武元真所畫。門生元某書

- 夏口 今漢口也。東吳孫權周瑜敗曹操兵于此。火燒赤壁。爲三國時一大戰。
- 東坡赤壁 卽浪淘沙詞。
- 周郎 周瑜也。字公瑾。

跋蘇叔黨帖

叔黨文筆雄贍，殊有鳳毛。坡嘗云：海外無以自娛，過子每作文一篇，輒喜數日。蘇氏父子昆弟，文派若不相遠，俗子乃疑黃樓賦。坡亦嘗辯之。颶風賦亦謂非坡不能作。不然，亦當增入筆點竄之也。風俗薄惡如此。文賦且不論，至如叔黨此帖，其得意處，豈亦坡代書耶？可以發一笑也。閏月十八日書

●蘇叔黨 東坡子，名過。性至孝。軾卒。過營葬于邾城之小峨嵋山。遂家穎昌。自號斜川居士。時稱小坡。有斜川集。●黃樓颶風賦 皆過所爲文也。

跋東坡和淵明飲酒詩後

東坡和陶，氣象祇是坡詩。如云：「三杯洗戰國，一年消彊秦。」淵明決不能辦此。「獨恨空杯亦嘗持」之句，與論無絃琴者自相矛盾。別一詩云：「二子真我客，不醉亦陶然。」此爲佳。丙辰秋八月十二日題。

題蘇氏父子墨帖

次公字畫端愿而靖深類其爲人。小坡筆意稍縱放，然終不能改家法。『杞國節士』八大字，某不能識其妙處。故不敢妄論。甲寅閏月十有七日，同覺師大
中清涼僧舍敬覽。

布衾銘

百世溫公，布衾終身。服公之服，嗟予何人。人以貧爲辱，我以貧爲福。人以儉爲詐，我以儉爲德。惟福惟德，服之無斁。

最樂堂銘

工部高平趙公，**●**德字冲粹，與物無競。數歷中外，餘三十年。朝廷自公宰士，皆以爲君子長者。晚節末路，浮湛里社。乃無失侯。故將幽憂憔悴之態。詩所謂風雨如晦，鷄鳴不已者，於公見之。新居有堂，取古人爲善自得之義。名之曰最樂。以公平生攷之，可謂無媿其名矣。新興元某爲作銘。

樂外有終，樂內莫窮。惟樂焉有外內之別，斯君子小人之不同。大本在中，至和與融。涵浸薰釀，四體以充。孰不秉彝，而天獨以厚公。醪醴腐腸，鼓鍾闕聽。誠有鸞鷟者，存洵憂畏其誰攻。相彼力田，祇繫於逢。就七遇之皆北，要萬折而必東。遼海管寧，鹿門龐翁。幽蘭深林，穆如清風。雖心逸日休，人知作德。

之所自。至於身康彊而子孫吉者，將非爲善之功乎！

●趙公 卽趙秉文。

續夷堅志●

戴十妻梁氏

戴十不知何許人，亂後居洛陽東南左家莊，以傭爲業。癸卯秋八月，一通事牧馬豆田中，戴逐出之，通事怒，以馬策亂捶而死。妻梁氏。昇戶詣營中訴之。事乃貴家奴主人所倚，以牛二頭，白金一笏，就梁贖罪。且說之曰：「汝夫死，亦天命。爾子皆幼，得錢可以自養。就令殺此人，於死者何益？」梁氏曰：「吾夫無

罪而死，豈可言利。但得此奴償死，我母子乞食亦甘分。」衆不可奪。謂梁氏曰：「汝甯自殺此人耶？」梁氏曰：「有何不敢。」因取刀欲自斫之。衆懼。此婦憤恨通事。不令卽死。乃殺之。梁氏掬血飲之，攜二子去。

洛陽翟志云

人生尾

清河王博以裁縫爲業。年三十七。一日詣聊城何道士，言丁酉初春，醉臥一桃園中。忽夢一神人，被金甲執戟。至其旁。蹴之使起。王問何爲？神曰：吾爲汝送尾來。自後覺尻骨痛痒，數日生一尾，指許大，如羊退毛尾骨。然欲勒去，痛貫心髓。灸之亦然。因自言不孝於母，使至飢餓，故受此報。每人觀看，則痛痒少止。否則不可耐也。因問何求療，何無所措手。乃去。今在新店住。

何道士云

貞雞

房皞希白宰盧氏時，客至，烹一雞。其雌繞舍悲鳴。三日不飲啄而死。文士多爲詩文。予號之爲貞雞。

虞令公早慧

虞令公仲文質夫。四歲賦雪花詩云：「瓊英與玉蕊，片片落階墀。問著花來處，東君也不知。」仕爲遼相，歸朝授平章政事漢國公。

馬光塵畫

馬脊深之子光塵，十許歲，畫山水，有遠意。甫成童而卒。王子端內翰題其

畫云：「珠璧佳城下，丹青敗稿閒。殘年兩行淚，絕筆數重山。」人謂童鼎而以畫稱，且爲名流所嗟惜，古亦不多見也。

湯鑿周鼎

秀巖安常字順之，常從黨承旨學大家。多識古文奇字。泰和末，嘗見內府所藏湯盤。作白三方。斗近四小寸。底銘九字。卽「德日新又日新日新」者也。章宗有旨，令辨之。又一方鼎。耳二，足四，鑿鑿象在雷文中。銘云：「魯公作文王尊彝。」銅旣古瑩如碧玉，無復銅性矣。

賈叟刻木

平陽賈叟，無目而能刻神像。人以待詔目之。交城縣中寺一佛。是其所刻。

儀相端嚴。僧說賈初立木胎，先摸索之，意有所會，運斤如風。予因記趙州沒眼僧能曬墨水畫。上布五彩，亦曬之。毛提舉家一虎，蹲大樹下。旁臥一青彪。虎目爍爍。如金。望之毛髮森立。雖趙邈齷不是過。佛氏所謂六根互用者。殆從是而進耶。

天賜夫人

廣甯閭山公廟，靈應甚著，又其象設猶惡。林木蔽映。人白晝入其中，皆恐怖毛豎。旁近言靜夜時聞訊掠聲。故過者或迂路避之！參知政事梁公肅家此鄉之捺馬嶺。作舉子時，與諸生結夏課。談及鬼神事。歷數時人之膽勇者。梁公都不之許。因自言，我能以昏暮或陰晦之際，入閭山廟巡廊廡一周，諸生從與之，曰：「能往何以取信？」梁公曰：「我當就周行處，以物畫之用是爲驗。明

日晚，約僧往。諸生待於廟門外。奮袖徑去。晝至廟之東隅。摸索有一人。倚壁而立。梁公意其爲鬼。負之出。諸生迎問何所見？梁公笑曰，我負一鬼至矣。可取火照之。及火至。見是一美婦，衣裝絕與世俗不同。欲問詰之，則氣息奄奄，狀若昏醉。諸生真謂鬼物。環立守之。良久，開目。見環繞，驚怖不自禁。問此爲何地？諸生爲言其處及廟中得之者。且詰其爲人爲鬼，何所從來？婦言我揚州大族某氏女。以吉日迎往壻家。在輿中，忽爲大風所飄。神識散亂，不知何以至此。諸生喜曰：「梁生未受室，神物乃從揚州送一妻至，誠有冥數存乎其間。可因而成之。」梁公乃攜婦歸。尋擢第，不十數年，致身通顯。婦舉數子。故時人有天賜夫人之目。至於傳達宮禁。梁公以大定二十年節度彰德。相下_五耆舊，仍有及見之者。兵亂後，梁氏尙多。問其家世，多天賜諸孫行云。

劉政純孝

涪州人劉政，幼有至性。母老失明。政以舌舐之。經旬復見。及病，晝夜奉醫藥，衣不解帶。刲股肉啖之。至於再三。母死負土成墳。鄰願助之，不受。禽鳥哀鳴，集於墓樹。廬墓側終喪。守臣以聞。世宗嘉之。授太子掌飲丞。以事附史院本紀。

張女夙慧

順天張萬戶德明第八女，小字度娥。資質秀爽，眼尾入鬢。丙午秋入小學，生七年矣，日誦數百言。比戊申二月，女史孝經論語孟子易乾傳至下繫詩二南曲禮內則少儀中庸大學儒行祭統祭義經解冠婚諸篇，班氏女戒郝氏內則內訓通

喪記①六卷，皆成誦。日兼二詩。古律至十篇。學書下筆卽有成人之風。且夕家居。見家人或不整肅，以禮責之。又所誦書，多能通大義。時爲講說。其對屬才思敏捷，無小兒女子語。一睡思昏昏如醉思。聞心寂寂似禪心。桃李東風蝴蝶夢，關山明月杜鵑魂。識者謂此詩不佳。後日果得病。又四日亡。甫九歲。郝伯常爲詩弔之。

炭谷瓊花

鄂縣西南十里，曰炭谷。入谷五里，有瓊花樹。樹大四人合抱，逢閏卽花。初伏開，末伏乃盡。花白如玉簪。開如聚八仙狀。中有玉蝴蝶一，高出花上。花落不著地，乘空而起。亂後爲兵所斫云。

王子明獲盜

副樞剛中王公晦，字子明。澤州人。初任長葛簿。一日行水邊。忽見回風逐馬行。或前或後，數里不去。子明疑其有異。緩轡從之。回風入水，復出者數四。子明召旁近居民，雜騶卒入水索之。得一屍。是近日被害者。檢視衣著，於所佩小革囊中，得買布單目，及木印一。子明默藏之。不以語人。既入縣。即召布行齋布來，官欲買之。積布盈庭。子明一一辨視。果有布是木印所記者。因甲乙推之。盜尋獲。一縣稱爲神明。

事見開闢所撰墓志

泗州題壁詞

興定末四都尉南征，軍士掠淮上良家女北歸，有題木蘭花詞逆旅閒云：「淮

山隱隱，千里雲峯千里恨。淮水悠悠，萬頃煙波萬頃愁。山長水遠，遮斷行人東望眼。恨舊愁新，有淚無言對晚春。」

梁 梅

壽陽歌妓梁梅。承安泰和閒以才色名，河東張狀元巨濟過壽陽，引病後，孤居。意不自聊。邑中士子有以梅爲言者。時已落籍，私致之。待於尼寺。梅素妝而至。坐久。乾杯。唱梅花水龍吟，張微言，六月唱梅詞，壽陽地寒可知。然以其音調員美，頗爲改觀。唱至「天教占了百花頭上，和羹未晚。」乃以酒屬張。張大奇之。贈之樂府。有「誰知幽谷裏，真有壽陽妝」之句。爲留數日而行。

田德秀詩

田德秀少孤，養於外祖廣甯府治中。趙君家純袴。閒作詩，多憔悴之語。亂後登凌雲臺云：「愁思紛紛不易裁，凌雲臺上獨裴裒。亂鴉背著斜陽去，寒雁帶將秋色來。破屋無煙空碎瓦，新墳經雨已蒼苔。天翻地覆親曾見，信得昆明有劫灰。」明年客死五臺。無憂而戚。古人所忌。王荊公詩「少壯不宜輕感慨，文章尤忌數悲哀，」真名言也。

王尊師天壇之行

吾州天慶觀王尊師志常，出於農家。年十六七，牧羊田間。一道人日來相就，問汝肯隨我往天壇山否？王許之。道人攜之而行。暮至一城。忽失道人。問其地，乃濟源也。又問人此去天壇近遠。人云，百餘里耳。王已無所歸。明日往天臺，入陽臺宮。宮中人聞此兒爲道人挈來。自太原北一日至天壇，謂當有仙

分。留爲香火童子。八年乃歸，家人意其已死，無不驚異，而乃送之天慶。今年已八十六。神明不衰，淳質謹厚，有道者也。

張先生座右銘

張先生彌學，東阿人。平章政事壽國文貞公良輔之父。神道碑載其事。內座右銘云：「欲求聰明，先當積學。欲求子孫，先當積孝。」以爲名言。

●續夷堅志 好問筆記雜錄之書也。今附全集後。 ●德日新又日新日日新

語見禮記大學。言爲湯盤之銘。 ●梁肅 金奉聖人。字孟容。天眷進

士。累官吏部尙書。後拜參知政事。 ●從臾 卽今言聳湧之轉也。 ●相

下 殷河亶甲城。今相縣。 ●廬墓 結廬于墓，以守喪治也。 ●內則少

儀至「婚」 皆今小戴禮記中篇目。 ●班氏女戒 漢曹大姑班昭撰。言婦

德之書也。●郝氏內則通喪記。●裴喪 卽徘徊別字。

遺山先生墓銘

郝經

歲丁巳秋九月四日，遺山先生卒於獲鹿寓舍。十日訃至，經走常山三百里，已馬昇歸葬。藝文酌酒，哭於畫像之前而已。先生與家君同受業於先大父，經復逮事先生有年，義當敘而銘之。詩自三百篇以來，極於李杜；其後纖靡淫豔，怪誕辯澀，寢日弛弱，遂失其正。二百餘年而至蘇黃，振起衰蹇，益爲瑰奇，復于李杜氏。金源有國，士務決科干祿，置詩文不爲。其或爲之，則羣聚訕笑，大以爲異。委墜廢絕，百有餘年而先生出焉。當德陵之末，獨以詩鳴。上薄風雅，中規李杜，粹然一出於正。直配蘇黃氏。天才清膽，邃婉高古，沉鬱大和，力出意

外。巧縛而不見斧鑿，新麗而絕出浮靡，造微而神采燦發，雜弄金璧，糝飾丹素，奇芬異秀，洞蕩心魄。看花把酒，歌謠跌宕。挾幽并之氣，高視一世，以五言雅爲正，出奇於長句雜言，至五千五百餘篇。爲古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以寫怨恩者，又百餘篇，用今題爲樂府，揄揚新聲者，又數十百篇，皆近古所未有也。汴梁亡，故老皆盡。先生遂爲一代宗匠。以文章伯，獨步幾三十年。銘天下功德者，盡趣其門。有例有法，有宗有趣。又至百餘首。爲杜詩學東坡詩雅錦機詩文自警等集。指授學者，方吾道壞爛，文曜暄昧，先生獨能振而鼓之。揭光于天。俾學者歸仰識詩文之正，而傳其命脈，繫而不絕，其有功于世又大也。每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興，己所當爲。而國史實錄，在順天道萬戶張公府。乃言于張公，使之聞奏。願爲撰述，奏可。方關館，爲人所沮。而先生曰：「不可遂令一代之美，泯而不聞。」乃爲中

州集百餘卷。又爲金源君臣言行錄，往來四方，采撫遺逸。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親爲記錄。雖甚醉，不忘。於是雜錄近世事，至百餘萬言。捆束委積，塞屋數楹。名之曰野史亭。書未就而卒。嗚呼，先生可謂忠矣。

先生諱好問，字裕之。太原定襄人。係出拓拔魏，故姓元氏。曾大父某，父某，妣氏。先生七歲能詩，太原王湯臣稱爲神童。年十一，從其叔父官于冀州。學士路宣叔賞其俊爽，教之爲文。年十有四，其叔父爲陵川令，遂從先大父學。先大父卽與屬和。或者譏其不事舉業，先大父言吾正不欲渠爲舉子爾。區區一第，不足道也。遂肆意經傳，貫穿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爲箕山，琴臺等詩。趙禮部見之，以爲少陵以來無此作也。以書招之。於是名震京師。目爲元才子。登興定三年進士第。不就選。往來箕穎者數年。而大放厥辭。於是家案其什，人囑其句。洋溢于里巷，吟諷于道塗，巍然坡谷復出也。正大中，辟鄧

州南陽令。南陽大縣。兵民十餘萬。帥府令兼鎮府。甚有威惠。以太夫以衰疾，辭劇致養。轉內鄉令。丁艱憂，終喪。詔爲尙書都省掾。天興初，入翰林知制誥。金亡不仕。而卒。春秋六十有八。卒之某月日，葬于定襄之先塋。前配原張氏。再配臨清毛氏。子男三人。曰某某。女三人。長適進士程端甫。次爲女冠。次適張某。銘曰：

士子賈技爭綴緝。僥倖寸祿奔走急。以爲詩文作無益。糞壤擲弃明月壁。先生卓犖有異識。振筆便入蘇黃室。開闢文源翦荆棘。大聲復完金玉擊。爛熳長醉思盈溢。瑞錦秋花亂堆積。險妬護前喘肝臆。羣犬飢共讒嫉。塵埃野馬爲鬼蜮。遺山岩岩倚天壁。國史興喪是吾職。義烈不負董狐筆。定襄高寒拓拔國。馬昇歸來反玄宅。有書有傳俱未卒。嗚呼先生端可惜。嗚呼先生不可得。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九月付排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初版

元好問文選

續售二角



選註者 郭紹虞

發行人 李志雲

印刷者 振興印刷所

發行者 北新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報掛號一六三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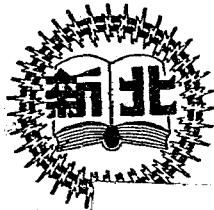
北新書局

分發行所

南京廣州北平武漢開封重慶
濟南廈門成都杭州長安南雲

北新書局

074222
33



885

2

8